

《四进士》

主要角色

宋士杰：老生

万氏：旦

杨素贞：旦

毛朋：老生

顾读：净

田伦：小生

刘二混：丑

杨春：老生

田氏：旦

杨青：丑

刘题：丑

情节

明代嘉靖年间，新科进士毛朋、田伦、顾读、刘题出京为官，四人共盟誓愿：赴任之后不准违法渎职，以免为权相严嵩挟嫌排挤。河南上蔡县居民姚廷梅，被他的嫂子田氏（田伦之姊）用毒酒害死，姚廷梅之妻杨素贞，复被田氏串通其胞兄杨青，卖与布贩杨春为妻。在柳林中，杨素贞发觉受胞兄的欺骗，拒绝与杨春同行。正在争吵间，适遇毛朋（河南八府巡按）乔装私访，问起情由，杨素贞倾吐了自己的冤屈。杨春同情杨素贞的遭遇，当场撕毁了她的卖身文契，愿与杨素贞结为兄妹，并伴她同去告状伸冤。假扮算命先生的毛朋在柳林中为杨素贞代写状子，暗示他们到信阳州去越衙告状。宋士杰，曾在信阳道官署当过刑房书吏，辞职后再信阳西门外开设小旅店。这天，他出门饮酒，遇见一群流氓在途中欺侮杨素贞。宋士杰见状不平，将杨素贞救回店中。杨素贞诉说苦情，宋士杰夫妻二人收她为义女，由宋士杰领着杨素贞到信阳州道署告状。状子递进以后，信阳道顾读受田伦的函托，竟颠倒黑白，袒护被告，将杨素贞收监。宋士杰受杖四十，逐出道署。在此之前，宋士杰已得到田伦、顾读行贿请托的确证，为了进一步和顾读等展开斗争，就向巡按毛朋处控告。因为毛朋在私访时候，早已了解杨素贞控案中的真实情况，所以很公正地判决了这一件案子，并毫不徇情地依照昔日誓言，处分了违法乱纪的同年弟兄。

注释

《四进士》是描写一个具有正义感、不畏权势的老人宋世杰，与贪赃枉法的官吏斗争，终于获得胜利的故事。本剧是周信芳先生演出剧目中的代表作之一。四十余年来，在演出中不断经过丰富和提高，获得广大观众的热切爱好。这个本子是由周先生与华东戏曲研究院编审室吕仲共同整理的。整理时并获得华东京剧实验剧团伍月华先生及前华东文化部戏曲改进处徐以礼同志等的协助。

原本对杨素贞、杨青、田氏等的人物性格方面刻画得还不够鲜明，田伦的数载不赴任所和刘题的好酒贪杯都没有明白交代；顾读的贪赃枉法也写成完全出于被动。这些地方在整理时都分别作了一些加工、补充和修改。宋士杰的唱白也作了必要的修改和润色。“双塔结盟”至“柳林写状”以前的一部分，因过去经常略而不演，缺少准纲、准词，整理时曾删去了一些芜杂不必要的场子，并将其余保留部分作了压缩和提炼。

根据《京剧丛刊》第十九集整理

【第一场】

（二门子引毛朋同上。）

毛朋	（引子）	黄卷青灯、十载寒窗得成名。
	（念）	发髻悬梁锥刺股，胸中经纶盖世无。且喜一旦春雷动，方显男儿大丈夫。
	（白）	本院毛朋。进士出身，大明为官。可恨严嵩在朝专权，吾与同年弟兄作对，多蒙海老恩师保奏，我等方能帘外为官。今蒙圣恩钦点八府巡按，也曾命人邀请同年弟兄到此一叙。
		来，伺候了！
二门子	（同白）	是。

田伦、
顾读、
刘题 (内同白) 众位同年到。
毛朋 (白) 有请。
(田伦、顾读、刘题同上。)

田伦、
顾读、
刘题 (同白) 年兄。
毛朋 (白) 年兄。

田伦、
顾读、
刘题 (同笑) 哈哈！
毛朋 (白) 请坐。

田伦、
顾读、
刘题 (同白) 有座。
毛朋 (白) 众位年兄驾到，未曾远迎，面乞恕罪。

田伦、
顾读、
刘题 (同白) 岂敢。相邀我等，有何见教？
毛朋 (白) 众位年兄有所不知，可恨严嵩在朝与我等作对，多蒙海老恩师保奏，我等方能外帘为官；那严嵩心中怀恨，差遣心腹人等暗中查访，要寻拿你我的错处，以图伤害。因此邀请诸位年兄到此，同至双塔寺神前盟誓以表寸心。不知列位年兄意下如何？

田伦、
顾读、
刘题 (同白) 我等遵命。
毛朋 (白) 如此一同前往。列位年兄请！

田伦、
顾读、
刘题 (同白) 请。
(二门子、毛朋、田伦、顾读、刘题同走圆场。)

二门子 (同白) 来到双塔寺。
(二门子、毛朋、田伦、顾读、刘题同进门。)

毛朋、
田伦、
顾读、
刘题 (同白) 文昌帝君在上，弟子毛朋、田伦、顾读、刘题，此番出京帘外为官，如有人密札求情，官吏过简，贪赃枉法，匿案准情者，准备棺木一口，仰面还乡。神灵共鉴。
(毛朋、田伦、顾读、刘题同叩头。)

毛朋 (白) 田伦兄职授江西巡按，奉命归家祭祖，可喜可贺！
田伦 (白) 岂敢。小弟祭祖之后，方去江西赴任，各位年兄先行一步。
毛朋 (白) 列位年兄！今日在双塔寺盟下誓愿，但愿你我弟兄四人不负今日之盟。

田伦、
顾读、
刘题 (同白) 小弟等自然遵守此盟，焉敢违背。
毛朋 (白) 我等分头上任去者。

田伦、
顾读、
刘题 (同白) 请。
(二门子、毛朋、田伦、顾读、刘题同下。)

【第二场】

(姚廷梅上。)

姚廷梅 (引子) 十载寒窗，未得名扬。
 (念) 人皆苦炎暑，我爱夏日长。荷风自南来，柳荫生微凉。
 (白) 小生姚廷梅，乃河南上蔡县人氏。我父在日，曾作陕西粮道。母亲陈氏生下我弟兄二人。兄长廷椿，自从娶进田氏嫂嫂以后，终日在家吵闹，只得分为两院居住。今日乃是兄长寿诞之期，也曾备得酒菜，命人约请兄长到此，略表手足之情，未见到来。

(小二上。)

小二 (白) 启禀二爷：大爷来了。
 姚廷梅 (白) 待我出迎。

(姚廷椿上。)

姚廷椿 (念) 读书好似牛上树，饮酒犹如水灌田。
 姚廷梅 (白) 兄长来了，请进。
 姚廷椿 (白) 兄弟，哥哥来啦。
 姚廷梅 (白) 兄长请坐。
 姚廷椿 (白) 坐下罢。兄弟，把哥哥请来，什么事情？
 姚廷梅 (白) 今日乃是兄长寿诞之期，小弟备得酒菜，与兄长添寿。
 姚廷椿 (白) 哎哟！不是兄弟提起，我倒忘怀了。把妈妈请出来，给她老人家叩头。
 姚廷梅 (白) 是。
 有请母亲。

(姚母上。)

姚母 (念) 老来喜康健，儿孙绕膝前。
 姚廷椿、
 姚廷梅 (同白) 拜见母亲。
 姚母 (白) 罢了，坐下。儿啊！请为娘出来，敢是为了你兄长生日吗？
 姚廷梅 (白) 正是。
 姚廷椿 (白) 妈呀，请上，待我叩个头。
 姚廷梅 (白) 待孩儿一拜。
 姚母 (白) 生受你们了。

(姚廷椿、姚廷梅同拜。)

姚廷梅 (白) 待孩儿把盏。
 看酒来。

(小二下，捧酒壶上。)

姚廷梅 (白) 母亲，兄长请！
 (西皮原板) 画堂配酒色色鲜，
 但愿老母福寿全。
 弟兄本事同根生，
 为何一宅两炊烟？
 姚母 (白) 是啊。
 (西皮原板) 廷梅儿说话有远见，
 怎奈是你嫂嫂甚是不贤。

(姚母向姚廷椿。)

姚母 (白) 儿啊，想你妻子田氏，每日走东家奔西家，还成什么规矩！我儿回去，要用好言相劝才是。
 姚廷椿 (白) 哎哟，妈呀，我这样人怎敢去管她呀！
 姚廷梅 (白) 兄长快请饮酒。
 姚廷椿 (白) 好，看大杯来。

(小二换大杯。)

姚廷梅 (白) 请。
 姚廷椿 (白) 请。

(姚廷椿狂饮。)

姚廷椿 (西皮摇板) 你一杯来我一盏，
不觉红日落西山。
头昏眼花天地转……

姚廷梅 (白) 兄长醉了。

姚母 (白) 小二，搀扶大爷回去。

姚廷梅 (白) 送兄长。

姚廷椿 (西皮摇板) 吃了个大醉转回还。
(小二扶姚廷椿同下。)

姚母 (白) 正是：
(念) 家门多吉庆。

姚廷梅 (念) 含笑看儿孙。
(姚母、姚廷梅同下。)

【第三场】

(田氏上。)

田氏 (念) 我本田氏女，嫁作姚门妻。丈夫不成材，热气淘冷气。
(白) 我，田氏，嫁夫姚廷椿。兄弟田伦，职授江西巡按。今日乃是我丈夫的生日，被二叔请去，怎么还不见他回来。

(小二扶姚廷椿同上。姚廷椿醉。)

姚廷椿 (白) 唔噜噜！

田氏 (白) 当家的，回来啦？

姚廷椿 (白) 回来了。

田氏 (白) 那你兄弟情你去吃的什么酒菜？你瞧，醉成这个样子。

姚廷椿 (白) 大碗的酒，大块的肉，我是吃饱了，喝足了。

田氏 (白) 是谁陪你吃喝的？

姚廷椿 (白) 妈与二弟，二弟与妈。

田氏 (白) 你二弟妹杨素贞可在席前？

姚廷椿 (白) 没有她。

田氏 (白) 婆婆可曾说我什么呀？

姚廷椿 (白) 妈说你……我可不敢告诉你。

田氏 (白) 你只管说。

姚廷椿 (白) 妈说你：“每日走东家，奔西家，不成规矩。”叫我管管你。

田氏 (白) 这可是你妈说的吗？

姚廷椿 (白) 可不是她老人家说的吗！

田氏 (白) 啊婆婆，这就是你的不是啦，怎么在酒席筵前说我哪！哦，是啦，一定是杨素贞在婆婆面前说短道长，搬弄是非。嘿！

(念) 寒天吃凉水，点点在心头。
(白) 我自有道理。
当家的！你吃了人家的酒，不还人家席吗？

姚廷椿 (白) 又没有人会做菜。

田氏 (白) 我会呀。

姚廷椿 (白) 那就好了。
小二，明天去把二爷请来。

小二 (白) 是啦。

(姚廷椿呵欠瞌睡。)

田氏 (白) 你看！说着说着酒睡着了，到房里去睡罢！
(小二扶姚廷椿同下。)

田氏 (白) 哎呀且住。当初分家的时候，婆婆就不公道，把公公留下的紫金镯一对分给了杨素贞。一定是她依仗宠爱，在婆婆面前挑唆与我。明日买剂毒药，放在酒内，将她的丈夫姚廷梅害死，叫她做一辈子寡妇，方消我心头之恨。杨素贞啊杨素贞！管教你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

(田氏下。)

【第四场】

(小二、姚廷梅同上。)

姚廷梅 (西皮摇板) 兄长命人来请我，
同胞手足礼何多。

小二 (白) 大奶奶!

(田氏上。)

田氏 (西皮摇板) 我这里大事安排妥，
管教廷梅命难活。

小二 (白) 二爷来了。

田氏 (白) 请大爷。

小二 (白) 请大爷。

(姚廷椿上。)

姚廷椿 (白) 什么事?

小二 (白) 二爷来了。

姚廷椿 (白) 兄弟来了，请坐。

姚廷梅 (白) 兄长请坐。

田氏 (白) 昨天你哥哥多多打扰了。

姚廷梅 (白) 自己弟兄，何出此言。

田氏 (白) 为嫂备有酒菜，与二叔覆席。

姚廷梅 (白) 多谢嫂嫂。

田氏 (白) 二叔请上座。

(姚廷椿、姚廷梅、田氏同入席。)

姚廷椿 (白) 兄弟请。

姚廷梅 (白) 兄长请。

田氏 (西皮摇板) 田氏女摆酒席满面赔笑，
尊一声二叔叔细听根苗：
你兄长性愚蠢礼仪不到，
望二叔须念他一母同胞。

姚廷梅 (西皮摇板) 姚廷梅举金樽满面带笑，
尊兄长和嫂嫂细听根苗：
我二人亲手足有甚计较，
你弟妹有不到处莫记心稍。

田氏 (西皮摇板) 纵然他吐言语十分乖巧，
少时间管教他命赴阴曹。

(白) 哟，酒凉了，我给你们换热的去。

(田氏下。姚廷椿醉，伏案。)

姚廷梅 (白) 兄长!
他又喝醉了。

(田氏持壶上。)

田氏 (西皮摇板) 我这里用毒药将酒兑好，
下咽喉管教你性命难逃。

(白) 为嫂要敬你三杯。

姚廷梅 (白) 小弟量浅，不能多饮。

田氏 (白) 哪有不饮之理，二叔请。

姚廷梅 (白) 请! 干。

田氏 (白) 这是第二杯。

(姚廷梅勉强。)

姚廷梅 (白) 干。

田氏 (白) 再饮一杯。

姚廷梅 (白) 小弟酒已够了。

田氏 (白) 难道为嫂还有歹意不成吗!

姚廷梅 (白) 嫂嫂太谦了。

干。
 田氏 (白) 为嫂告便。
 姚廷梅 (白) 嫂嫂请便。
 田氏 (白) 小杂种，这就快回老家啦！
 (田氏下。)
 姚廷梅 (白) 且住！嫂嫂往日十分刁恶，今日忽然如此殷勤，不知是何缘故？
 哎呀不好！
 (姚廷梅腹痛。)
 姚廷梅 (扑灯蛾) 心中乱如麻，乱如麻，
 霎时两眼花。
 莫非酒内有奸诈？
 肝肠疼痛似刀扎！
 (白) 哎呀……
 (姚廷梅死椅上。田氏上。)
 田氏 (白) 看看这小杂种死了没有？
 啊，死了！
 小二快来，小二快来。
 (小二上。)
 小二 (白) 大奶奶唤我什么事？
 田氏 (白) 快去报与二奶奶知道，说她的丈夫死在我家里啦。
 小二 (白) 啊。
 (小二奔下。)
 田氏 (白) 当家的，醒来！
 姚廷椿 (白) 兄弟你喝呀。
 田氏 (白) 叫谁喝！你兄弟他死啦。
 姚廷椿 (白) 真的吗？
 田氏 (白) 可不真的。
 姚廷椿 (哭) 兄弟呀！
 (白) 我怕。
 田氏 (白) 怕什么？由我做主。
 姚廷椿 (白) 有你，我就不怕。我睡觉去。
 (姚廷椿下。)
 小二 (白) 大奶奶，二奶奶来啦！
 (杨素贞上。)
 杨素贞 (西皮散板) 听说儿夫丧了命，
 急忙赶来足不停。
 好好到此把酒饮，
 为何顷刻丧残生？
 田氏 (白) 你的丈夫死在我家。
 杨素贞 (白) 尸首现在哪里？
 田氏 (白) 这不是尸首吗！
 杨素贞 (哭) 喂呀！
 (西皮散板) 一见儿夫珠泪滚，
 好似钢刀刺我心，
 怎会无端丧性命，
 (哭头) 儿夫啊……
 (西皮散板) 且向嫂嫂问原因。
 (白) 啊，嫂嫂，但不知我夫得何病症而死？
 田氏 (白) 唔，像是年轻人劳碌过分，得着暴病而死的。
 杨素贞 (白) 你待怎讲？
 田氏 (白) 暴病而死。
 杨素贞 (白) 哇！
 (西皮散板) 听此恶言怒气生，

岂容恶人胡乱云。
高声且把婆婆请——

(姚母上。)

姚母 (西皮散板) 媳妇为何两泪淋?
杨素贞 (白) 哎呀婆婆呀! 你儿不知得何病症, 竟死在她家!
姚母 (白) 啊? 尸首呢?
杨素贞 (白) 就在此处。
姚母 (白) 廷梅! 儿啊!
(西皮散板) 一见娇儿丧了命,
其中定然有别情。
(白) 田氏, 他是得何病症而死?
田氏 (白) 他是酒呛心肺而死。
姚母 (白) 我却不信。
田氏 (白)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谁保得住长生不老啊。
杨素贞 (白) 婆婆呀! 想是她酒内下毒, 菜内下药, 将我夫害死。
姚母 (白) 是啊, 定是你将我儿害死。
杨素贞 (白) 婆婆呀! 媳妇这里有银钗一支, 撬开牙关, 便知分晓。
姚母 (白) 快去试来。

(杨素贞以银钗探姚廷梅口中, 发现银钗变色。)

姚母 (白) 好贱人!
(西皮散板) 一见银钗色变青,
定是嫉妒起毒心。
手拉贱人把理论——
(白) 走!
田氏 (西皮散板) 婆婆要我哪里行?
(白) 你要往哪里去?
姚母 (白) 公堂偿命。
田氏 (白) 得了吧。慢说不是我害的, 就是我害的, 我兄弟田伦, 现放江西巡按, 我去求个情面, 那时官官相护, 打几板子, 也就完了。打官司要打出太太手心去, 算你们是“好老婆尖儿”!(1)
姚母 (白) 哎呀!
(西皮散板) 一言把我来提醒,
这场官司难断清。
(白) 罢!
(西皮散板) 忍气吞声后堂进——
杨素贞 (西皮散板) 手拉婆婆不放行。
廷梅死得目不瞑,
钢刀架颈要把冤伸。
姚母 (西皮散板) 非是为婆不作主,
年迈怎能到公庭。

(姚母下。)

杨素贞 (西皮散板) 婆婆胆小把后堂进,
怎不叫人痛伤心?
(哭) 喂呀!
田氏 (白) 你住了罢! 你家里死人, 到我们这里来哭哭啼啼。
小二, 将死的背出去, 活的推出去!

(田氏下。小二推杨素贞同下。)

【第五场】

(杨春上。)

杨春 (白) 走啊!
(西皮摇板) 自从经商离乡井,

算来不觉有数春。

虽然买卖做得好，

常有思家一片心。

(白) 在下杨春，南京水西门人氏，贩卖布匹为生。家有老母。妻房早年去世，且喜算清账目，赚了一些银钱，意欲买房妻室，带回家侍奉老母，怎奈无有贩梢之人。不免在一路之上，留心打听便了。

(西皮摇板) 无心观看路旁景，
披星戴月转家门。

(杨春下。)

【第六场】

(田氏上。)

田氏 (念) 消了心头恨，拔去眼中钉。

(白) 自从我用药酒害死廷梅，心中十分欢畅；偏偏杨素贞这个贱人，天天在家啼哭，十分讨厌。她娘家有个哥哥，名叫杨青，什么没根底的事都干。我已经打发小二去将他请来，商量个主意将她卖了，也好图一个耳目清静。怎么还不见他们到来！

(小二上。)

小二 (白) 杨大爷，随我来。

(杨青上。)

杨青 (念) 终日无别干，专吃昧心饭。

(小二进内。)

田氏 (白) 杨大爷请来没有？

小二 (白) 请来了。

田氏 (白) 请大爷。

小二 (白) 是。

有请大爷。

(小二暗下。姚廷椿上。)

姚廷椿 (白) 什么事？这么嚷？

田氏 (白) 杨大舅来了，你我出去迎接。

姚廷椿、

田氏 (同白) 大舅请进。

杨青 (白) 请。

姚廷椿、

田氏 (同白) 请坐。

杨青 (白) 有座。

田氏 (白) 大舅爷，这几天忙不忙啊？

杨青 (白) 忙得紧。这今天又给人家管了一场罢误官司，忙得很哪。

田氏 (白) 大舅，以后要少管人家闲事。

杨青 (白) 是啊，要少管人家闲事。

田氏 (白) 大舅爷，你妹丈已死，你妹子在家天天啼哭，我看她年纪轻轻的，只怕守不住。

杨青 (白) 我妹子的年纪本来就不算大。

田氏 (白) 大舅，想你我这等人家，尚然做出什么丑事来，两下都不便。我今日请你来，想与她找个人家，另行改嫁，使她后来终身有靠，岂不是好。

杨青 (白) 说得倒也有理。但不知彩礼银子，要使多少？

田氏 (白) 彩礼银子，一概不要，事成之后，定有重谢。

杨青 (白) 何人主婚？

田氏 (白) 写她婆婆主婚。

杨青 (白) 等我回去，好好起一张稿子。

田氏 (白) 起稿子做什么？

杨青 (白) 这是闲时备来急时用。

田氏 (白) 不错，不错。大舅，我看此事只要大舅在外面打听，倘有对劲之人，就便提亲。

杨青 (白) 是了。正是：
 (念) 你我做事你我知，
 田氏 (念) 莫向人前漏消息。
 杨青 (白) 我走啦。
 (杨春下。田氏、姚廷椿同下。)

【第七场】

(杨春上。)

杨春 (白) 走啊。
 (西皮摇板) 急急忙忙往前走，
 见一酒肆面前存。
 (白) 看此处有一酒肆，不免进去饮上几杯，歇息歇息再走。
 酒保。

(酒保上。)

酒保 (白) 来了。
 (念) 隔壁三家醉，开坛十里香。
 (白) 客官敢是吃酒的？
 杨春 (白) 正是。哪里干净？
 酒保 (白) 里厢干净。客官随我来。
 请坐。
 杨春 (白) 可有好酒，取上一壶。
 酒保 (白) 有。
 好酒一壶啊。酒到。
 杨春 (白) 啊，酒家！你来喝一杯。
 酒保 (白) 卖酒的不吃酒。要是吃酒，总是“两得”。
 杨春 (白) 何谓“两得”？
 酒保 (白) 喝我的舍不得，喝你的过意不得，这就叫做“两得”。
 杨春 (白) 不要紧，你只管喝，我给酒钱就是。
 酒保 (白) 你给？
 杨春 (白) 我给。
 酒保 (白) 如此，扰你一杯。
 请问客官尊姓大名？
 杨春 (白) 在下姓杨名春。
 酒保 (白) 是哪里人？
 杨春 (白) 南京水西门人氏。
 酒保 (白) 做什么买卖呀？
 杨春 (白) 贩卖布匹为生。
 酒保 (白) 大买卖。
 杨春 (白) 小本钱。
 酒保 (白) 您太谦了。到此何事？
 杨春 (白) 酒家有所不知：货物发完，算清账目归家；请问此处可有贩梢之人？
 酒保 (白) 你不要提。我们这里按院大人新出的告示：若提“贩梢”二字，四十大板一面长枷。
 杨春 (白) 不是啊，在下奉了母亲之命，要买房妻室侍奉老母。我不是贩梢之人哪。
 酒保 (白) 我想……
 杨春 (白) 此事若成，我当有重谢。
 酒保 (白) 唔……有了，我们这里有一个姓杨的，惯爱说媒拉纤，常到这里来吃酒，就住在我隔壁，我去找找他去。
 杨春 (白) 有劳快去。
 酒保 (白) 好，这就去。
 (酒保走小圆场。)

酒保 (白) 杨大爷。

(杨青上。)

杨青 (白) 谁呀?

酒保 (白) 我。

杨青 (白) 你找我做什么? 是问我要酒账吗?

酒保 (白) 谁问你讨酒账, 是叫你发财。

杨青 (白) 什么发财?

酒保 (白) 我酒铺里来了一位客官, 要买个人做老婆, 你看若对式, 咱们就拉线。

杨青 (白) 嗨, 真巧! 这人在哪儿? 待我见见。

酒保 (白) 在我铺子里喝酒, 跟我走。

杨青 (白) 走。

(酒保、杨青同走小圆场。)

酒保 (白) 客官, 我给你找来了。

杨春 (白) 就是这位?

请坐。

杨青 (白) 有座。请问贵姓大名?

杨春 (白) 在下姓杨名春。

杨青 (白) 啊, 当家子。

杨春 (白) 如此, 是宗兄了。

杨青 (白) 不敢不敢。哪里人氏?

杨春 (白) 南京水西门人氏。

杨青 (白) 大买卖。

杨春 (白) 小本钱。

杨青 (白) 到此有何事情?

杨春 (白) 请问宗兄, 此处可有贩梢之人?

杨青 (白) 宗兄你不知道, 我们这里新任按院大人, 出下告示: 若有贩梢之人, 四十大板, 一面长枷。谁敢私贩人口!

杨春 (白) 不是啊。是我奉了母亲之命, 要买房妻室侍奉老母。

杨青 (白) 哦, 是这么回事。

有倒有一家, 只是晚婚。

杨春 (白) 只要人才不错, 倒不论什么晚婚。

杨青 (白) 那就好了。

杨春 (白) 有多大年纪?

杨青 (白) 今年二十八岁。

杨春 (白) 几分人才?

杨青 (白) 八分人才。

杨春 (白) 她姓什么?

杨青 (白) 她姓……姜。

杨春 (白) 要多少身价银子?

杨青 (白) 三十两。

杨春 (白) 不多不多, 但是一件……

杨青 (白) 哪一件?

杨春 (白) 我要相看相看。

杨青 (白) 呃……这倒使得。

杨春 (白) 哪里相看?

杨青 (白) 有了, 咱们就在西门外柳林相看。

杨春 (白) 什么时候?

杨青 (白) 正午时分。谁先到, 谁等谁, 不见不散。

杨春 (白) 好。酒钱放在桌上, 你我柳林相会。请。

杨青 (白) 请请请。

(杨春下。)

酒保 (白) 喂, 你发了财, 该还我的酒账啦!

杨青 (白) 杨大爷还能赖你的酒账吗!

(杨青下。)

酒保 (白) 你不还也不成啊。
(酒保下。)

【第八场】

(【二黄哭皇天】。杨素贞携保童同上。)

杨素贞 (三叫头) 夫君!
保童 (三叫头) 爹爹!
杨素贞 (三叫头) 唉, 夫啊!
(二黄导板) 见灵堂不由人珠泪淋淋,
(三叫头) 夫君! 我夫! 喂呀夫啊!
(回龙) 好一似万把刀刺在我心。
(二黄慢板) 可叹你青春年寿天命尽,
抛下了孤和寡依靠何人?
恨只恨田氏嫂心肠太狠,
怀嫉妒用毒酒害你归阴。
哭夫君哭得我咽哑喉哽,
但不知何日里得把冤伸!

(杨青上。)

杨青 (念) 巧计安排定, 诓妹嫁杨春。
(白) 来此已是, 里面开门。

保童 (白) 是谁?

杨青 (白) 是我。

(保童开门。)

保童 (白) 原来是舅舅来了。
啊, 母亲, 我舅舅来了。

杨素贞 (白) 有请。

保童 (白) 有请舅舅。

杨青 (白) 带路。

妹妹。

杨素贞 (白) 兄长来了, 请坐。

杨青 (白) 妹妹请坐。

杨素贞 (白) 兄长为何多日不来?

杨青 (白) 妹妹有所不知, 只因我管了人家一件闲事, 打了一场官司, 故尔多日未来。

杨素贞 (白) 母亲在家可好?

杨青 (白) 你还提起母亲呢, 就是为了母亲身染重病, 看看要死, 想与妹子一见, 特地前来接你回去。

杨素贞 (白) 兄长啊, 你妹夫“三七”未过, 我身穿重孝, 走在街上, 岂不被旁人耻笑?

杨青 (白) 妹子若不回去, 就为不孝。

杨素贞 (白) 这……既然如此, 妹子还有婆婆在堂, 待我禀告婆婆, 方可回去。

保童, 有请祖母。

保童 (白) 是。

有请祖母。

(姚母上。)

姚母 (念) 切齿恨毒妇, 落泪思姣儿。
(白) 何事?

保童 (白) 我舅父来了。

姚母 (白) 现在何处?

保童 (白) 现在孝堂。

姚母 (白) 大舅在哪里?

杨青 (白) 啊, 姻伯母, 可好?

姚母 (白) 大舅请坐。

杨青 (白) 有座。

姚母 (白) 亲家母可好?

杨青 (白) 你老人家别提啦, 家母身染重病, 眼看要死, 想我妹子母女一见, 因此教我来接她回去, 暂住几天。不知您的意下如何?

姚母 (白) 你看, 你妹夫“三七”未满, 她乃新孀之妇, 恐怕去不得。

杨青 (白) 我母亲病势沉重, 要是想我妹子想死了, 谁担待得起哪?

姚母 (白) 这个……自古道, 养女也是儿。既然如此, 叫她回去一趟, 也就是了。

杨素贞 (白) 多谢婆婆。

杨青 (白) 多谢姻伯母。
妹子, 这就走。

保童 (白) 我也要去。

姚母 (白) 你也要去?

杨青 (白) 小孩子去什么? 你妈住上三两天就要回来, 你跟了祖母看看家罢。

姚母 (白) 是啊, 你母亲就要回来, 你不必去了。
媳妇后面收拾收拾, 随你兄长回去。

杨素贞 (白) 媳妇遵命。
(杨素贞下。)

姚母 (白) 大舅, 你是车来, 还是轿来?

杨青 (白) 来得慌忙, 忘了雇车雇轿。到了路上, 再雇车轿罢。

姚母 (白) 如何使得。我家现有驴儿一匹, 与我媳妇骑了去罢。

杨青 (白) 您老人家说得不错; 既然府上有的是驴, 何必再到外面去雇。就是这样罢。
(姚母向保童。)

姚母 (白) 请你母亲。

保童 (白) 有请母亲。
(杨素贞上。)

杨素贞 (念) 后堂脱素巾, 归家探母亲。

姚母 (白) 媳妇就回去了么?

杨素贞 (白) 媳妇拜别婆婆。

姚母 (白) 哎呀媳妇啊! 此番回家探母, 必须早去早回。媳妇你看, 为婆年迈, 你儿年幼, 你若心怀二意, 唉, 这也但凭于你。廷梅, 我那短命儿啊!

杨素贞 (白) 呀!
(西皮散板) 见婆婆出此言珠泪滚滚,
好一似失群雁孤孤零零。
媳望婆……

姚母 (西皮散板) 婆望媳……

保童 (西皮散板) 子想母……

杨素贞 (西皮散板) 母恋子……

姚母、
杨素贞、
保童 (同西皮散板) 心酸难忍。啊啊啊……

杨青 (白) 妹子快走罢!

杨素贞 (西皮散板) 悲悲切切上驴行。
(杨青、杨素贞同下。)

保童 (白) 母亲!

姚母 (白) 孙儿, 随我来。
(姚母携保童同下。)

【第九场】

(四侍卫、四刀斧手、四兵士、门子引毛朋同上。)

毛朋 (引子) 圣德天颜, 丹心一片, 保主江山。
(念) 按院出朝, 地动山摇。逢龙除角, 遇虎拔毛。
(白) 本院, 毛朋。蒙圣恩钦点河南八府巡按, 一路而来, 查得上三府官是清官, 民是良民。

左右，传黄大顺进见。

四兵士、
四侍卫、

四刀斧手 (同白)
(黄大顺上。)

黄大顺进见。

黄大顺 (念)
(白)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报，黄大顺告进。
参见大人，有何差遣？

毛朋 (白)

本院牌发下五府，意欲查访民情。这有告条一纸，出示在外，若有犯了贩梢、拐带等情者，四十大板，一面长枷。速速将告条贴在通衢要道，不得有误。

黄大顺 (白)

遵命，带马。

(四兵士自两边分上，带马引黄大顺同下。)

毛朋 (白)

来，传刑房书吏进见。

四兵士、
四侍卫、

四刀斧手 (同白)
(书吏上。)

刑房书吏进见。

书吏 (白)

书吏参见大人。

毛朋 (白)

附耳上来。

来，看衣更换！

(众人同下。四牌夫扛“奉命出朝”、“地动山摇”、“逢龙除角”、“遇虎拔毛”牌子同上，书吏扮巡按上。)

书吏 (白)

外厢开道。

(四牌夫引书吏同下。门子上，毛朋改扮算命先生上。)

毛朋 (白)

一路之上，必须要伙伴相称。

门子 (白)

小人不敢。

毛朋 (白)

恕你无罪。带路！

(西皮摇板)

访民情我只得乔妆改扮，
下五府看一看善恶愚贤。

(毛朋、门子同下。)

【第十场】

(杨春上。)

杨春 (西皮摇板)

在柳林等杨青午时已到，
这时候还不来教人心焦。

(杨青、杨素贞同上。)

杨素贞 (西皮摇板)

论丧礼就该在家中守孝，
都只为养育恩才走一遭。

杨青 (白)

妹子，我们来到柳林，你到林子里面歇息歇息，我们再走。

杨素贞 (白)

是。

(杨素贞下驴，坐。杨春四顾。)

杨春 (白)

怎么还不来？

杨青 (白)

宗兄，我来了。

杨春 (白)

愚兄在此等候多时了。可曾来么？

杨青 (白)

来了，你往林子里头瞧。

(杨青指杨素贞。)

杨春 (白)

待我看来。

(杨春看杨素贞。)

杨青 (白)

人才，你看怎么样？

杨春 (白)

倒有几分人才。

杨青 (白)

你中意啦？那么拿银子来吧。

杨春 (白)

婚书呢？

杨青 (白) 哈哈, 你倒是个老在行。
婚书在此。

杨春 (白) 银子在这里, 三十两。

杨青 (白) 如此, 两下同交。
(杨青、杨春同交换银、书。)

杨青 (白) 哎, 宗兄, 你教她怎么跟你走哪?

杨春 (白) 去到前面, 雇上一骑牲口。

杨青 (白) 雇牲口? 那多费事。你看, 我这匹毛驴卖给你, 好不好?

杨春 (白) 要多少钱?

杨青 (白) 您也给三十两银子吧。

杨春 (白) 哎, 哪里值得这许多?

杨青 (白) 您给多少?

杨春 (白) 五两银子。

杨青 (白) 好, 便宜不过“当家子”, 就是五两银子罢。

杨春 (白) 五两银子与你。

杨青 (白) 我把鞍子卸下来。

杨春 (白) 做什么?

杨青 (白) 我卖马不配鞍子。

杨春 (白) 哎, 无有鞍鞮, 怎好坐骑?

杨青 (白) 那么, 我鞍子也卖给你。

杨春 (白) 好, 要多少钱?

杨青 (白) 您也给五两银子罢。

杨春 (白) 太多了。

杨青 (白) 您给多少?

杨春 (白) 与你二两银子。

杨青 (白) 好, 便宜不过“当家子”, 就是二两。
(杨春付钱, 杨青接钱。)

杨青 (白) 哎, 我想起来了, 你没有驴鞭子。
(杨春会意。)

杨春 (白) 我在路旁折一柳枝, 权当驴鞭便了。

杨青 (白) 我这儿有根鞭子, 我.....

杨春 (白) 也要二两?

杨青 (白) 好啦好啦, 便宜不过“当家子”, 我送给你罢。
(杨青交鞭。)

杨青 (白) 宗兄, 你等我走了再向她讲话。

杨春 (白) 却是为何?

杨青 (白) 不是啊, 实不相瞒, 她是我的亲妹子。

杨春 (白) 原来是大舅子。

杨青 (白) 岂敢岂敢。我们有手足之情, 一定是难舍难分。还是我先走的好。客官, 舍妹年级轻, 还请多照应。

杨春 (白) 那个自然。

杨青 (白) 正是:
(念) 兄妹分别在柳林, 教人难舍又难分, 实实难舍亲胞妹.....
(杨青看银子。)

杨青 (白) 嘿嘿!
(念) 有了银子我黑了心。
(杨青下。)

杨春 (白) 啊, 大娘子, 天色不早, 我们一同趲路罢。

杨素贞 (白) 啊! 你何人? 教我一同与你趲路?

杨春 (白) 你那兄长得了我三十两银子, 将你卖与我了。

杨素贞 (白) 我兄长哪里去了?

杨春 (白) 他言道: 你们有手足之情, 难舍难分, 他先走了。娘子, 我们一同趲路罢!

杨素贞 (白) 待我唤来。

杨春 (白) 兄长，兄长！
 他去远了。
 杨素贞 (哭) 喂呀！
 (西皮散板) 可恨兄长心太狠，
 不该将我卖与他人。
 (白) 既是我兄长将我出卖与你，不知有何为证？
 杨春 (白) 婚书为证。
 杨素贞 (白) 拿来我看。
 (杨春取出婚书。)
 杨春 (白) 拿去看来。
 且慢，想你是有气之人，若将婚书扯碎，我岂不落一个人财两空。待我念来你听：
 (杨春随念随走，转场。)
 杨春 (白) “立婚书人婆婆陈氏……”
 (杨素贞欲抢，被杨春觉察，随走随念。)
 杨春 (白) “立婚书人婆婆陈氏，次子亡故，次媳杨素贞在家吵闹不贤，只得将她改嫁他人
 为妻，收受彩礼银子三十两，胞兄杨青代笔。”
 (杨素贞欲抢。)
 杨春 (白) 哈哈，你还要抢呀？
 杨素贞 (哭) 喂呀！
 (西皮散板) 刁嫂设计毒又狠，
 胞兄毫无手足情。
 还望客官施恻隐，
 放我回家看娘亲。
 杨春 (白) 住了！
 (西皮散板) 现有婚书为凭证，
 人财两空我怎甘心。
 杨素贞 (西皮散板) 你家也有姊和妹，
 你姊妹嫁过多少人！
 杨春 (白) 呸！
 (西皮散板) 贱人出言不思忖，
 恶言恶语骂杨春。
 杨春打……
 (杨春举拳欲打。)
 杨素贞 (西皮散板) 素贞哭……
 (杨素贞、杨春同走圆场。门子、毛朋同上。)
 毛朋 (西皮散板) 毛朋来到，
 拷打娘行为何情？
 杨春 (白) 原来是位先生。
 毛朋 (白) 请问兄台上姓？
 杨春 (白) 在下姓杨名春。
 毛朋 (白) 兄台为何在此拷打娘行？
 杨春 (白) 先生有所不知，她兄长得了我三十两银子，将她卖与我了，她不肯随我回去，
 反而口出恶言，故而在此争吵。
 毛朋 (白) 待我问来。
 这一娘行，你兄长既然得了他三十两银子，你为何不随他回去？
 杨素贞 (白) 小妇人满腹含冤，未曾申诉。
 杨春 (白) 呀呸！方才你兄长在此，你不讲有满腹含冤，如今倒有满腹含冤，我打死你这
 贱人！
 毛朋 (白) 兄台，她言道，她有满腹含冤。等她讲明白，再做道理。
 杨春 (白) 好，听你讲些什么。
 毛朋 (白) 那一娘行，你将满腹含冤，慢慢讲来。
 杨素贞 (白) 先生、客官容禀！

毛朋 (白) 慢慢的讲来。

杨素贞 (西皮导板) 杨素贞在柳林一一诉禀，
(西皮慢板) 尊先生与客官细听详情。

(毛朋向杨春。)

毛朋 (白) 请问兄台贵姓？

杨春 (白) 在下姓杨名春。

毛朋 (白) 哦，好名字。

(毛朋暗示门子记录。)

杨素贞 (西皮慢板) 家住在汝宁府上蔡县境，
(毛朋向杨春。)

毛朋 (白) 请问兄台哪里人氏？

杨春 (白) 南京水西门人氏。

毛朋 (白) 南京水西门，好地方。

(毛朋暗示门子记录。)

杨素贞 (西皮慢板) 四都立姚家庄有我家门。
(毛朋向杨春。)

毛朋 (白) 兄台作何生理？

杨春 (白) 在下贩卖布匹为生。

毛朋 (白) 大买卖。

杨春 (白) 小本钱。

杨素贞 (西皮慢板) 我大伯姚廷椿生来愚蠢，
我的夫姚廷梅饱学书生。
田氏嫂在家中吵闹太甚，
朝夕间惹是非才把家分。
实可恨田氏女良心丧尽，
用药酒害死了我的夫君。
我兄长昧却了同胞情分，
假意说母有病诓我到柳林。
他竟然得银两将我卖定，
小女子含冤屈有三不遂心。

毛朋、
杨春 (同白) 哪三不遂心？

杨素贞 (西皮慢板) 一不遂婆年迈无人孝敬，
二不遂撇保童七岁姣生，
三不遂我丈夫死于非命。
(哭头) 我的夫呀！
(西皮摇板) 望客官放我归去把冤伸。

杨春 (西皮摇板) 听素贞诉罢苦低头思忖，
毛朋 (白) 哦！
(西皮摇板) 却原来她竟有许多冤情。
(白) 兄台，这娘行身世可怜，何不放她回去？

杨春 (白) 先生，难道教我人财两空？

毛朋 (白) 是啊，难道教他人财两空？
兄台，我意欲与这女子，代出银子三十两，你可愿放她回去？

杨春 (白) 既然先生有此美意，杨春应允就是。
(毛朋向门子。)

毛朋 (白) 童儿，取三十两银子过来。
(毛朋暗暗摇手。)

门子 (白) 盘费不够了。

毛朋 (白) 惭愧呀惭愧！

杨春 (白) 先生何出此言？

毛朋 (白) 方才应允与这女子代出三十两银子，我那小伙计言道：盘费不够，岂不惭愧。

杨春 (白) 你没有银子？没有银子，说什么大话！我还是带她走。

毛朋 (白) 如此，待我劝她随你回去。
娘行，只管大胆随他回去，走到前面大户人家，高喊三声“异乡人好命苦”，自有人来解救于你。

杨素贞 (白) 小女子明白了。

毛朋 (白) 告辞了。
(西皮摇板) 暗地里骂杨春瞎了眼睛，
把按院当做了算命的先生。
少时间命衙役将他拿问，
责打他四十板枷号在头门。

(毛朋下，门子随下。)

杨春 (白) 走！快快随我赶路罢。

杨素贞 (哭) 喂呀！
(西皮摇板) 诉罢了千般苦不发恻隐，
无奈何我只得随他同行。
猛然见紫金镯珠泪难忍……

(杨素贞哭。杨春踢杨素贞。)

杨春 (西皮摇板) 我一足踢你在埃尘。
(白) 你这贱人，方才言道：丈夫去世，三七未满，如今手戴紫金镯，你卖什么风流？

杨素贞 (白) 客官有所不知，我公公在世之时，留下紫金镯儿一对，我夫妻各戴一只，夫死妻不嫁，妻死夫不娶。今日见了此镯，怎不教我痛哭啊……

杨春 (白) 呀！
(西皮摇板) 这娘行诉出千般苦，
铁石人儿也伤心。
我今舍银三十两，
情愿放你回家门。
(白) 娘子，看你说得可怜，我三十两银子不要，放你回家去吧。

杨素贞 (白) 此话当真？

杨春 (白) 自然当真。

杨素贞 (白) 多谢客官。
(杨素贞既行又转。)

杨春 (白) 为何去而复转？

杨素贞 (白) 我那婚书还在你手中呢。

杨春 (白) 哦……唉，人和银子俱都不要，婚书要它何用！扯碎就是。
(杨春撕婚书。)

杨素贞 (白) 客官请上受我一拜。
(杨素贞拜。)

杨素贞 (西皮摇板) 客官做事真可敬，
生生世世感大恩。

(杨素贞转身欲行。)

杨春 (白) 娘行转来！娘行转来！

杨素贞 (白) 啊！荒郊野外，男女有别，唤我何事？

杨春 (白) 哈哈！婚书在我手中，你也不说男女有别；如今婚书扯碎，就说男女有别。看将起来，你这人真真没有良心哪！

杨素贞 (哭) 喂呀，恩人哪！
(杨素贞跪。)

杨春 (白) 起来起来！想不到三十两银子，买了“恩人”二字，倒也值得。我且问你，此番往哪里去？

杨素贞 (白) 我么，要回婆婆家去。

杨春 (白) 你那刁嫂田氏焉能容留于你，岂不是羊入虎口！

杨素贞 (白) 如此，我便回娘家去。

杨春 (白) 倘若你兄长再来卖你，那时节你要找第二个杨春哪，恐怕就无有了。

杨素贞 (白) 喂呀，我杨素贞如今是走投无路的了哇！
(杨素贞哭。)

杨春 (白) 哎，也罢。你也姓杨，我也姓杨，五百年前是一家，我愿与你结为仁义兄妹，与你伸冤告状。

杨素贞 (白) 此话当真？

杨春 (白) 当真哪。

杨素贞 (白) 小妹就跪下了。

杨春 (白) 她倒聪明得很哪。

(西皮摇板) 好一个聪明杨素贞，她比我杨春强十分。

(杨春跪。)

杨春 (西皮摇板) 杨春今年三十二，

杨素贞 (西皮摇板) 素贞二十单八春；

杨春 (西皮摇板) 我把你当做亲胞妹，

杨素贞 (西皮摇板) 犹如同胞一母生。

兄长请上受我拜……

(杨素贞拜。杨春答拜。毛朋、门子同上。)

毛朋 (西皮摇板) 柳林内又来了算命先生。

(白) 兄台，方才她不肯随你回去，如今你二人怎么拜起天地来了？

杨春 (白) 先生有所不知，我与她结为仁义兄妹，替她伸冤告状。

毛朋 (白) 哦……我却不信。

杨春 (白) 你去问来。

毛朋 (白) 自然要问。

啊，娘行，为何在此与他拜起天地来了？

杨素贞 (白) 先生有所不知，他见我有满腹含冤，三十两银子不要，又将婚书扯碎，还与我结为仁义兄妹，替我伸冤告状。

毛朋 (白) 真是十分难得。

兄台，看将起来你倒是个好人哪。

杨春 (白) 我本来是个好人哪。

毛朋 (白) 你们告状，可有状子？

杨春 (白) 进城请人代写。

毛朋 (白) 这就费事了。我与你代写一张如何？

杨春 (白) 先生会写状？

毛朋 (白) 略知一二。

杨春 (白) 无有纸笔，怎好写状？

毛朋 (白) 纸笔么，我有。

杨春 (白) 先生，你不是个好人哪。

毛朋 (白) 怎见得？

杨春 (白) 你又会写状，又带纸笔，看将起来，你定是一个包揽词讼的刀笔先生。

毛朋 (白) 兄台哪里知道，方才前面有两个朋友厮闹，是我与他们解劝，馀下白纸一张。有道是：闲时备来……

杨春 (白) 急时用。

毛朋 (白) 偏偏就用着了。

杨春 (白) 巧得很。

(毛朋向门子。)

毛朋 (白) 拿笔砚过来。

兄台，你叫令妹起个由头，我好写状。

杨春 (白) 贤妹，先生叫你起个由头，他好写状。

杨素贞 (白) 是。

小妇人杨素贞，乃河南汝宁府上蔡县四都八甲里姚家庄人氏……

毛朋 (白) 好好好，够了够了。

(毛朋写状。)

毛朋 (白) 兄台，状纸写好了，拿去罢。

杨春 (白) 写得好快呀。

贤妹收下了。

杨素贞 (白) 兄长，烦先生念上一遍，大人问起，也好照状回话。

杨春 (白) 先生，妹子言道，请先生念上一遍，大人问起，也好照状回话。

毛朋 (白) 兄台，令妹倒颇有见识。

杨春 (白) 先生夸奖。

毛朋 (白) 你二人听了：“具告状人孀妇杨素贞，年二十八岁，系河南汝宁府上蔡县四都八甲里姚家庄人氏。状告大伯姚廷椿、刁嫂田氏、胞兄杨青，为害夫霸产典卖鲸吞事……”这八个字的由头，叫她记下了。

杨春 (白) 贤妹，你要记下了。

杨素贞 (白) 是。

毛朋 (白) “大伯姚廷椿用药酒害死我亲夫廷梅；刁嫂田氏用钢刀杀死七岁保童……”

杨素贞 (哭) 喂呀，儿啊！

毛朋 (白) 令妹为何啼哭？

杨春 (白) 贤妹为何啼哭呀？

杨素贞 (白) 听说田氏杀死我儿，故而落泪。

毛朋 (白) 兄台，有道是：“一字入公衙，无赖不成词”。这不过是一句赖词。

杨春 (白) 贤妹，这是一句赖词。

毛朋 (白) 先生，请往下念。

毛朋 (白) “胞兄杨青，推母有病，将奴诬至柳林，卖与贩梢人杨春为室……”

(杨春抢状在手。)

杨春 (白) 拿过来吧，我不去告了。

毛朋 (白) 为何不告？

杨春 (白) 你上面写得“贩梢人杨春”，你可知按院大人有告条在外，有人提起“贩梢”二字，责打四十大板，一面长枷。难道我自己把自己告下来不成！我不去告了。

毛朋 (白) 原来你也懂得王法。

杨春 (白) 自然我懂得王法。

毛朋 (白) 好，待我与你改过。

杨春 (白) 改得好，我就告得准。

毛朋 (白) 只要你去告，我就改得好。

杨春 (白) 我包告。

毛朋 (白) 我包改。“贩梢人”改为“异乡人”。

“卖与异乡人杨春。春见金镯不忍，身价银子不要，反将婚书扯碎，认为仁义兄妹，替小妇人伸冤。听闻大人爱民如子，法不枉断，因此前来越衙告状。望祈青天大人，快拿凶恶到案，问明凶系，依律除奸，则亡夫瞑目泉下，小妇人草木得生。一字上告，一字上告。”

杨春 (白) 先生辛苦了。

贤妹好好收藏起来。

杨素贞 (白) 兄长，请问先生住在哪里，状子若有不妥，也好请先生补状。

毛朋 (白) 我在道台衙门前，开一小小卦篷，外人称我“说不倒的老先生”。

杨春 (白) 先生，状子若是告得准，你就是“说不倒的老先生”；若是告不准，你是“搬得倒的老先生”。

毛朋 (白) 告辞了。

(西皮摇板) 好一个小杨春能知王法，
免去了四十板一面长枷。

(毛朋、门子同下。)

杨春 (白) 贤妹，天色不早，你我趱路罢。

杨素贞 (白) 走哇！

(西皮摇板) 那先生写状纸恩高义大，
但愿得准了状将田氏捉拿。

(杨春、杨素贞同下。)

【第十一场】

(四光棍引刘二混同上。)

刘二混 (念) 时不济来运不通，押了白虎开青龙。
(白) 在下刘二混，游手好闲，专靠蒙、坑、诈、骗为生。
我说兄弟们，这两天咱们是“盘子里扎猛子”(2)——浅住啦。城门口溜达溜达，找点零花。走，走。

(四光棍引刘二混同下。拉城。杨春、杨素贞同上。)

杨素贞 (西皮摇板) 终朝忧愁难消恨，
不知何日把冤伸？

杨春 (白) 贤妹，我们在前面打尖，愚兄忘了付牲口的草料钱，贤妹在此等候，愚兄去去就来。

杨素贞 (白) 兄长你要快些来呀。
(杨春下。四光棍、刘二混同上。)

刘二混 (白) 这娘儿们可长得不错。
(杨素贞惊愣，刘二混暗示四光棍推杨素贞进城，同下。杨春上。)

杨春 (白) 贤妹，贤妹……
(刘二混拦住杨春。)

刘二混 (白) 大哥，你是要进城吗？

杨春 (白) 正是要进城。
(杨春前走。刘二混拦。)

刘二混 (白) 听你口音，不是此地人氏。

杨春 (白) 本不是此地人氏。

刘二混 (白) 哪里人氏？

杨春 (白) 南京水西门人氏。

刘二混 (白) 南京是好地方。

杨春 (白) 小地方，小地方。
(杨春前走。刘二混拦。)

刘二混 (白) 大哥！你不知道，我们此地专欺侮外乡人；你身上又背着这么个包袱，更要受人欺侮了。我呀，是个好人，最爱交朋友，就是不服气这个。这样吧，你把包袱交给我，我背着，你跟着我，大摇大摆地走进城去，我再把这个包袱交还给你。大哥，你看怎样？

杨春 (白) 这个……

刘二混 (白) 哎，我是个好人的。

杨春 (白) 这如何使得！

刘二混 (白)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这算得了什么？你放心，把包袱交给我吧。没错！没错！

杨春 (白) 哦，这……

刘二混 (白) 哎，你别不放心，我是挺爱交朋友的。

杨春 (白) 如此有劳大哥了。
(刘二混接包袱。)

刘二混 (白) 别客气，别客气。
(刘二混、杨春同走。)

刘二混 (白) 哎，大哥，你刚才慌慌张张，是不是找人哪？

杨春 (白) 是的，是的。

刘二混 (白) 是个妇人是不是？

杨春 (白) 对了，对了。

刘二混 (白) 骑着牲口？

杨春 (白) 越发的对了。
(刘二混指上场门。)

刘二混 (白) 我看她往那边去了。

杨春 (白) 哦，往那边去了。
贤妹，贤妹……
(刘二混急背着包袱进城，下。)

杨春 (白) 怎么不见哪？
(杨春回头不见刘二混，急待进城。)

城官 (内白) 关城啦！

杨春 (白) 哎呀且住! 贤妹不见, 包袱又被他人骗去, 怎不教我气……气……气……
(杨春下。)

【第十二场】

(宋士杰上。)

宋士杰 (念) 人道公门好修行, 看来不差半毫分。得方便处且方便, 一字之差有重轻。
(白) 老汉, 宋士杰。在任道台衙门, 当过一名刑房书吏, 只因我办事傲上, 才将我刑房革退, 在西门以外, 开了一所小小店房, 不过是避闲而已。今日有几个朋友, 约我去吃酒, 街肆上走走。

(宋士杰出门, 刘二混、四光棍赶杨素贞同上, 过场, 同下。)

宋士杰 (白) 啊! 这信阳州一班无头光棍, 追赶一个女子, 若是追在无人之处, 那女子定要吃他们的大亏。我不免赶上前去, 打他一个抱不平! 哎, 只因我多管人家的闲事, 才将我的刑房革退, 我又管的什么闲事啊。不管也罢, 街肆上走走。

杨素贞 (内白) 异乡人好命苦啊!

宋士杰 (白) 我本不当管, 那女子言道: “异乡人好命苦!” 我宋士杰不管, 他们哪一个敢管! 这这这……有了, 我不免回去, 与我的妈妈商议商议, 去救她一救。

(宋士杰进门。)

宋士杰 (白) 妈妈, 妈妈, 妈妈哪里? 走来!

(万氏上。)

万氏 (念) 最爱吃素念经文, 要学南海观世音。

宋士杰 (白) 错了!

万氏 (白) 我刚出来, 就错啦?

宋士杰 (白)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你如何比得?

万氏 (白) 我们老两口子, 常常帮助人家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怎么说比不得呢?

宋士杰 (白) 哎, 还是比不得。

万氏 (白) 比得。

宋士杰 (白) 比不得。

万氏 (白) 比得, 比得, 比得!

宋士杰 (白) 哦! 就算比得。

万氏 (白) 老头子, 叫我什么事?

宋士杰 (白) 妈妈, 今天有几个朋友, 约我去吃酒, 行在街肆之上, 只见信阳州一班无头的光棍, 追赶一个女子, 若追在无人之处, 那女子定要吃他们的大亏。我将你换将出来, 商议商议, 我们设法去救她一救哇!

万氏 (白) 怎么, 你这老头子, 你的老脾气真是改不了! 只因你好管闲事, 衙门才把你的差事革掉, 怎么你又管闲事啦! 要管你去管, 我可不管。

宋士杰 (白) 妈妈, 我本不当管, 那女子言道: “异乡人好命苦!” 妈妈, 念她是个异乡人, 救她一救吧!

万氏 (白) 我管她是异乡人、内乡人, 我不管。

宋士杰 (白) 妈妈, 你是个好心人, 你管一管吧!

万氏 (白) 不管。

宋士杰 (白) 管一管吧。

万氏 (白) 不管, 不管, 不管!

宋士杰 (白) 不管?

万氏 (白) 不管!

宋士杰 (白) 不管?

万氏 (白) 不管嘛! 不管定啦!

宋士杰 (白) 不……管……

(宋士杰想。)

宋士杰 (白) 是啊, 救人一命, 少活十年。

万氏 (白) 你这老头子, 越来越糊涂啦! 谁不知道, 救人一命, 多活十年, 你怎说少活十年?

宋士杰 (白) 呃! 少活十年, 少活十年。

万氏 (白) 多活十年，多活十年，多活得儿十年！
 宋士杰 (白) 你晓得多活，为什么不去救她呀？
 万氏 (白) 哈哈，你这老头子，在这儿等着我哪。
 (万氏笑。)

万氏 (白) 若是打出祸来？
 宋士杰 (白) 有我担待。
 万氏 (白) 有你？好，老头子，你听了。
 (扑灯蛾)
 万氏开言到，
 老头子你是听，
 上屋拿棒槌，
 专打抱不平。

(万氏取棒，万氏、宋士杰同出。四光棍、刘二混赶杨素贞同上。宋士杰指杨素贞，对万氏暗示就是她。万氏救杨素贞，打四光棍同下。宋士杰挡住刘二混，刘二混两边无法走。)

刘二混 (白) 原来是宋家爷爷。
 宋士杰 (白) 嗨！
 刘二混 (白) 宋家爷爷，你好哇？

(宋士杰看刘二混。)
 宋士杰 (白) 好哇！(3)
 刘二混 (白) 哈哈，回头见。

(刘二混欲走。宋士杰拦。)
 宋士杰 (白) 娃娃，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你要抢人家，该当何罪？
 刘二混 (白) 宋家爷爷，我们的事您还是不知道吗？小孩子手里没有钱啦，光棍还拦财路吗！
 嘿嘿，回头见。

(刘二混欲走。宋士杰拦。)
 宋士杰 (白) 娃娃，遇见你宋爷爷，休想过去。
 刘二混 (白) 哈哈！开口一声爷爷，闭口一声爷爷，我看你这样儿是不识抬举！
 宋士杰 (白) 你这奴才要造反哪！
 刘二混 (白) 造反哪，今天就打你这儿起！

(刘二混甩包袱作打架状。宋士杰向万氏。)
 宋士杰 (白) 打这个奴才。
 万氏 (白) 好小子！

(万氏打刘二混。刘二混挨打。)
 刘二混 (白) 哎呦！
 (刘二混跑下。)

万氏 (白) 老头子，打跑啦！
 宋士杰 (白) 让他去吧。回店。
 (万氏收拾包袱，带杨素贞同走圆场，进门，万氏放包袱，栓驴，领杨素贞同进门。)

杨素贞 (白) 多谢妈妈搭救。
 万氏 (白) 别客气，别客气！来来来，你这儿坐下，不要害怕，你歇息歇息。
 (杨素贞坐下。宋士杰使眼神招呼万氏。)

万氏 (白) 老头子，什么事啊？
 宋士杰 (白) 将她救下，叫她走哇，怎么领到店中来了？
 万氏 (白) 老头子，我来问你，咱们家里开的是什么？
 宋士杰 (白) 呃……是店。
 万氏 (白) 既然开的是店，卖的是饭，有了客人，不往里边让，难道还往外推吗！
 宋士杰 (白) 呃，妈妈说得有理。妈妈，你去问问人家姓什么。
 万氏 (白) 对啦，我去问问。

哎，你姓什么？
 杨素贞 (白) 我姓杨，叫素贞。
 万氏 (白) 老头子，她叫杨素贞。
 宋士杰 (白) 哪里人氏？
 万氏 (白) 对啦。
 小娘子，你是哪儿的人哪？

杨素贞 (白) 河南上蔡县人氏。
 万氏 (白) 老头子，她是河南上蔡县人氏。
 宋士杰 (白) 到此作甚哪？
 万氏 (白) 我也不晓得。
 宋士杰 (白) 去问哪。
 万氏 (白) 对呀。
 小娘子，你打河南上蔡县到信阳州，干什么来啦？
 杨素贞 (白) 越衙告状来了。
 万氏 (白) 老头子，她是越衙告状来了。
 宋士杰 (白) 哎呦，越衙告状，这个冤枉一定是大了。
 万氏 (白) 冤枉不大，人家越衙告状吗！
 宋士杰 (白) 你问她有状无状？
 (万氏欲走。)
 宋士杰 (白) 拿来我看哪。
 万氏 (白) 我说老头子，你有话一块儿说，让我跑来跑去，你这不是遛我吗？
 (宋士杰笑。)
 宋士杰 (白) 没有了！
 万氏 (白) 哎，小娘子，你越衙告状，可有状纸？
 杨素贞 (白) 有！
 万氏 (白) 拿出来我们看看。
 杨素贞 (白) 这……无有。
 万氏 (白) 这多“干”(4)哪！
 老头子，我问来啦，我问她有无状纸，她说：“有。”
 宋士杰 (白) 拿来我看哪！
 万氏 (白) 她说——
 (万氏学杨素贞语。)
 万氏 (白) “这……无有了！”
 宋士杰 (白) 妈妈，你这是怎么样了？
 万氏 (白) 我这是怎么趸来怎么卖。
 宋士杰 (白) 妈妈，你去对她言讲，我在前任道台衙门，当过一名刑房书吏，状纸若有不到之处，我与她更改更改。妈妈，我们夫妻是好人哪！
 万氏 (白) 是啊，谁不知道我们是好人哪！
 宋士杰 (白) 对她言讲。
 万氏 (白) 我跟她说去。
 小娘子，我们老头子，在前任道台衙门当过刑房书吏，你把状子拿出来，让我们老头子看看；你的状纸若有不到之处，也好与你更改更改。暖，我们老夫妻是好人哪！
 杨素贞 (白) 如此，妈妈请看。
 万氏 (白) 真聪明！我一说是好人，她就拿出来了。待我看看。哎呀，写得真好哇！
 (万氏倒看状子。)
 宋士杰 (白) 妈妈，你在那里做什么？
 万氏 (白) 看状啊！
 宋士杰 (白) 看状啊，倒了！
 万氏 (白) 倒了。
 (万氏翻状子。)
 万氏 (白) 还不是给你看吗？
 (宋士杰笑，接状看。)
 宋士杰 (白) “具告状人孀妇杨素贞，年二十八岁，系河南汝宁府上蔡县四都八甲里姚家庄人氏。状告大伯姚廷椿、刁嫂田氏、胞兄杨青，为害夫霸产典卖鲸吞事……”
 这是八个字的由头，教她记下了！
 万氏 (白) 这八个字的由头，你记好了。
 杨素贞 (白) 知道了。
 宋士杰 (白) “大伯廷椿用药酒害死我亲夫廷梅；刁嫂田氏用钢刀杀死七岁保童……”

杨素贞 (白) 喂呀!
(杨素贞假意啼哭, 试探宋士杰。)

宋士杰 (白) 妈妈, 你去问问她, 为何啼哭?
万氏 (白) 小娘子, 为什么哭哇?
杨素贞 (白) 想那保童, 乃是我的儿子, 若被田氏杀害, 教我怎么不痛心啊!
(杨素贞偷看宋士杰。)

万氏 (白) 老头子, 难怪人家哭, 你想呀, 保童是她的儿子, 倘若被人杀死, 教她怎么不难过呀! 就是我听见了, 也怪难受的。老头子, 我的儿啊!
(万氏哭。)

宋士杰 (白) 妈妈, 这叫:
(念) 牛吃房上草,
万氏 (白) 哪有这么长的脖子呀!
宋士杰 (念) 风吹千斤石。
万氏 (白) 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么大的风!
宋士杰 (念) 一字入公门, 不赖不成词。
(白) 这是一句赖词, 她的儿子不曾死。对她言讲。
万氏 (白) 我去告诉她。
小娘子, 这是作状的一句赖词。你的儿子没有死, 不要啼哭。

杨素贞 (白) 多谢妈妈。
(杨素贞暗暗点头, 佩服宋士杰的见识。)

万氏 (白) 老头子, 你往下念哪!
宋士杰 (白) “胞兄杨青推母有病, 将奴诤至柳林, 卖与……”
(宋士杰停。)

万氏 (白) 老头子, 我给你去拿眼镜去。
宋士杰 (白) 不用, 不用。
(宋士杰细看。)

宋士杰 (白) 哦, 这是改了! 妈妈, 本来要写贩梢人, 按院大人有告示在外, 有人提起“贩梢”二字, 责打四十大板, 一面长枷; 如今改为“异乡人杨春”, 这一改, 免了杨春这娃娃四十大板, 一面长枷。

万氏 (白) 如此说来改得好。
宋士杰 (白) 改得好, 改得好!
万氏 (白) 往下念。
宋士杰 (白) “卖与异乡人杨春。春见金镯不忍, 身价银子不要, 反将婚书扯碎, 认为仁义兄妹, 替小妇人伸冤。听闻大人爱民如子, 法不枉断, 因此前来越衙告状。望祈青天大人, 快拿凶恶到案, 问明凶系, 依律除奸, 则亡夫瞑目泉下, 小妇人草木得生。一字上告, 一字上告。”

万氏 (白) 好。
宋士杰 (白) 写得好, 写得好! 妈妈, 作状子这位老先生, 有八台(5)之位。
万氏 (白) 你怎么知道?
宋士杰 (白) 笔力上带着。
万氏 (白) 哦。
宋士杰 (白) 可惜他时运未至。
万氏 (白) 时运一到呢?
宋士杰 (白) 就是八台。
万氏 (白) 哦。
宋士杰 (白) 好是好, 废物了!
万氏 (白) 写得这么好, 怎么是废物哪?
宋士杰 (白) 道台大人前呼后拥, 女流之辈, 挨挤不上, 也是枉然。交还与她。
万氏 (白) 小娘子, 这张状子写得好, 可惜是废物了!
杨素贞 (白) 怎见得?
万氏 (白) 你想啊, 道台大人前呼后拥, 你是个女流之辈, 挨挤不上, 岂不是废物吗! 收好了吧。
杨素贞 (白) 如此说来, 我这满腹含冤, 无处申诉了哇!

(杨素贞哭。)

万氏 (白) 别哭，别哭。
哎，真是可怜！我这个人哪，真是刀子嘴，豆腐心，见不得这个。嘿，话又说回来啦，她跟我非亲非故，我要是和她沾这么一点儿的亲哪，不是说，这场官司，哼哼，妈妈我替她打啦。

杨素贞 (白) 如此妈妈请上，受女儿一拜。

万氏 (白) 起来起来，哎呀，好孩子，你真聪明！你坐下，都有干妈我哪！

(万氏、杨素贞同坐。)

万氏 (白) 来呀，来呀！

宋士杰 (白) 你叫哪一个来？

万氏 (白) 叫你来！

(宋士杰起座。)

宋士杰 (白) 叫我作什么？

万氏 (白) 喏，去告状去！

宋士杰 (白) 替哪个告状？

万氏 (白) 替我干女儿告状。

宋士杰 (白) 哪个是你的干女儿？

万氏 (白) 哟，你还不知道！杨素贞拜在我的名下，她是我的干女儿，我是她的干妈，不应当你去告状吗！

宋士杰 (白) 哦，她是你的干女儿，你是她的干妈妈，哈哈，与我什么相干！

万氏 (白) 哦，干老头子吃醋啦。
孩子，过来给你干父叩头。

杨素贞 (白) 干父请上，受女儿一拜。

宋士杰 (白) 不敢当，不敢当！

(宋士杰伸手扶杨素贞。万氏将状纸放在宋士杰的手中。)

万氏 (白) 告状去！

宋士杰 (白) 好，告状去。

(宋士杰取状出门。)

万氏 (白) 回来！

宋士杰 (白) 何事？

万氏 (白) 老头子，出去可不要吃酒，干女儿的状态一定要你递上；要是递不上去，哼，你就不要回来！

宋士杰 (白) 要是回来呢？

万氏 (白) 回来，我就不要你进房！

宋士杰 (白) 进了房呢？

万氏 (白) 进了房啊，哈哈，这一“鸭子”(6)把你踹出去！

(宋士杰笑。)

宋士杰 (白) 老厌气！

(宋士杰下。)

万氏 (白) 姑娘，跟我后面吃饭去。

(万氏、杨素贞同下。)

【第十三场】

(丁旦上。)

丁旦 (念) 身在公衙内，官差不自由。
(白) 在下丁旦，在道台衙门，当了一名班头。今有一桩事儿，不得明白，不免到宋家伯伯那里去领教领教，就此走走。

(宋士杰上。)

丁旦 (白) 啊，宋家伯伯！

宋士杰 (白) 哦，丁旦，娃娃你好哇？

丁旦 (白) 我好，伯伯可好？

宋士杰 (白) 好哇。明天再见！

(丁旦拦。)
 丁旦 (白) 宋家伯伯，衙中出了一桩疑难的案件，要在宋家伯伯台前领教领教。
 宋士杰 (白) 哦，衙中出了疑难的案件，不妨事，明天再谈。
 (丁旦拦。)
 丁旦 (白) 哎，宋家伯伯，我今天请你吃酒。
 宋士杰 (白) 啊？
 丁旦 (白) 请你吃酒。
 宋士杰 (白) 哦，吃酒哇？
 丁旦 (白) 我的东道！
 宋士杰 (白) 好，走，走！
 丁旦 (白) 走。
 (宋士杰、丁旦同下。)

【第十四场】

(三差使同上。)
 三差使 (同白) 来此已是道台衙门，上前投文。
 (三差使同打梆。门子上。)
 门子 (白) 何事？
 三差使 (同白) 三府投文。
 门子 (白) 候着。
 (门子向内。)
 门子 (白) 启禀大人：河北三府投文。
 顾读 (内白) 传话出去，公文留下，明日午堂发签。
 门子 (白) 大人吩咐，公文留下，明日午堂发签。
 (门子下。)
 三差使 (同白) 是。
 (三差使同下。)

【第十五场】

(丁旦上，宋士杰随上。)
 宋士杰 (白) 娃娃，方才酒楼上的言语，你要牢牢紧记，这件事像这样的辩白，就没有妨碍了！
 来到衙门了。呃，你去问问，升过堂了没有？
 丁旦 (白) 列位，大人可曾升过午堂？
 衙役 (内白) 大人升过午堂了。
 (宋士杰同时自语。)
 宋士杰 (白) 酒楼以上多吃了一杯，升过堂如何是好！
 丁旦 (白) 宋家伯伯，大人升过午堂了。
 (宋士杰急抓丁旦。)
 宋士杰 (白) 怎么讲？
 丁旦 (白) 升过堂了！
 (宋士杰情急打丁旦。)
 丁旦 (白) 你喝了我的酒，撒酒疯！
 宋士杰 (白) 呸！
 (丁旦下。)
 宋士杰 (二黄散板) 三杯酒把我的大事误了，
 看起来公衙中无有好人！
 (白) 哎！酒楼之上，多吃了一杯，升过堂了，状子没有递上，只好回去。吃酒的误事！
 (宋士杰随念随走。)
 宋士杰 (白) 哎！回得家去，干女儿迎上前来，言道：干父你回来了？我言道：我回来了。

干女儿必定问道：状子可曾递上？我言道：遇见了一个朋友，在酒楼之上，多吃了一杯，升过堂了，没有递上。她必然言道：干父啊，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若是你的亲生女儿，酒也不吃了，状子也递上了！这两句言语，总是有的，这两句言语，总是……

（万氏、杨素贞同上，万氏开门，宋士杰见到万氏，将话噎住。）

万氏（白） 进来吧。

（宋士杰进门，万氏闻到酒味。）

万氏（白） 哎哟！又喝了酒啦？

杨素贞（白） 干父回来了？

宋士杰（白） 呵呵，回来了。

杨素贞（白） 状子可曾递上了？

宋士杰（白） 呃！遇见一个朋友，酒楼之上多吃了一杯，升过堂了，没有递上。

（杨素贞向万氏。）

杨素贞（白） 哎！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杨素贞有意使宋士杰听见。宋士杰极低声。）

宋士杰（白） 来了！

（杨素贞向万氏。）

杨素贞（白） 若是他的亲生女儿，酒也不吃了，状子也递上了！

宋士杰（白） 我早晓得有这两句话。

（叫头） 哎呀儿呀！

（白） 我且问你，你胆大胆小？

杨素贞（白） 胆大怎说？胆小怎讲？

宋士杰（白） 你若胆小，本县去告。

杨素贞（白） 若是胆大呢？

宋士杰（白） 随我击鼓鸣冤。

杨素贞（白） 哎呀，爹爹呀！孩儿若是胆小，也不前来越衙告状了！

宋士杰（白） 好哇！既然胆大，随我击鼓鸣冤。

妈妈，看守门户。

（宋士杰交扇与万氏，向杨素贞。）

宋士杰（白） 随我来！

（万氏下，宋士杰拉杨素贞同走圆场。）

宋士杰（白） 来到了。你在此少等，为父向前。

杨素贞（白） 是。

宋士杰（白） 看堂的，看堂的！这娃娃哪里去了？

（宋士杰抽鼓槌。）

宋士杰（白） 待我照顾这个娃娃四十个板子再说。

（宋士杰欲击鼓。看堂人上，拦宋士杰。）

看堂人（白） 哎，宋家爷爷，你这是闹着玩儿的？

宋士杰（白） 娃娃，你好哇？

看堂人（白） 我好，你好哇？

宋士杰（白） 好哇。

看堂人（白） 好哇。

宋士杰（白） 娃娃，你往哪里去了？

看堂人（白） 我拉屎去了。

宋士杰（白） 哦，你出恭去了。来——

（宋士杰指鼓槌。）

宋士杰（白） 这是公事啊。

看堂人（白） 我拉屎也不是私事！

宋士杰（白） 常言道得好，公门无有半时闲。

看堂人（白） 我憋不住啦！

宋士杰（白） 幸亏遇见你宋家爷爷……

看堂人（白） 你是老公事。

宋士杰（白） 若遇那些不知事务的……

看堂人 (白) 他们也不敢来。
宋士杰 (白) 他是这样大摇大摆，走上前来……
看堂人 (白) 你干什么？
(看堂人转场。)
宋士杰 (白) 是这样……
看堂人 (白) 我抓住你的手！
(宋士杰换手击鼓。)
看堂人 (白) 哎哟！
(看堂人推宋士杰。四衙役、丁旦引顾读同上。)
顾读 (白) 传看堂的！
看堂人 (白) 与大人叩头！
顾读 (白) 你往哪里去了？
看堂人 (白) 我拉屎去啦。
顾读 (白) 来，打他个自不小心！
(四衙役同打看堂人。)
顾读 (白) 来！传击鼓人。
看堂人 (白) 咋！
(看堂人见宋士杰。)
看堂人 (白) 哎哟！
(看堂人抚痛。)
宋士杰 (白) 娃娃，你挨了打吧？
看堂人 (白) 唔，挨啦！
宋士杰 (白) 四十板子？
看堂人 (白) 不对，四十个瘡子！
宋士杰 (白) 什么叫瘡子？
看堂人 (白) 有一笔黑钱，没有分给他们，他们把板子竖起来打，不是瘡子吗？
宋士杰 (白) 怎样传下话来？
看堂人 (白) 让你上堂回话。
宋士杰 (白) 知道了！
(看堂人背骂。)
看堂人 (白) 我把你这个老不死的！哎哟！
(看堂人抚痛下。宋士杰取状。)
宋士杰 (白) 儿啊，状子在此，顶在头上，大胆向前。
杨素贞 (白) 是。
(四衙役同喊堂威。)
宋士杰 (白) 不要害怕，大胆向前，为父在此！
杨素贞 (白) 杨素贞告进。
(杨素贞进门。)
杨素贞 (白) 与大人叩头。
(杨素贞跪。)
顾读 (白) 哇！本道放告，自有日期，你为何擅击堂鼓？分明是一刁妇。
来，扯下去打！
丁旦 (白) 且慢！
启禀大人：这一女子，擅击堂鼓，必有满腹含冤，望大人谅情。
顾读 (白) 嗯……免刑传状。
宋士杰 (白) 丁旦倒回答得好！
(顾读看状。)
顾读 (白) “具告状人孀妇杨素贞，年二十八岁，系河南汝宁府上蔡县四都八甲里姚家庄人氏。状告大伯姚廷椿、刁嫂田氏、胞兄杨青，为害夫霸产典卖鲸吞事……”
杨素贞，你越衙告状，住在哪里？
杨素贞 (白) 小妇人住在干父家中。
顾读 (白) 你干父是谁？
杨素贞 (白) 宋士杰。

顾读 (白) 宋士杰?
(顾读惊。)

顾读 (白) 这老儿还在!
(顾读向杨素贞。)

顾读 (白) 跪在一边。
来, 传宋士杰!

丁旦 (白) 宋家伯伯, 大人传你。

宋士杰 (白) 啊?

丁旦 (白) 大人传你。

宋士杰 (白) 大人传我?

丁旦 (白) 传你! 小心去见。

宋士杰 (白) 呵呵, 传我?
(宋士杰摘帽。)

宋士杰 (白) 报, 宋士杰告进。
宋士杰与大人叩头。

顾读 (白) 宋士杰, 你还不曾死啊?

宋士杰 (白) 哈哈! 阎王不要命, 小鬼不来缠, 我是怎样得死啊!

顾读 (白) 你是如何包揽词讼?

宋士杰 (白) 怎见得小人包揽词讼?

顾读 (白) 杨素贞越衙告状, 住在你的家中, 分明你挑唆而来, 岂不是包揽词讼?

宋士杰 (白) 小人有下情回禀。

顾读 (白) 讲!

宋士杰 (白) 咋! 小人宋士杰, 在前任道台衙门当过一名刑房书吏。只因我办事傲上, 才将我的刑房革掉, 在西门以外, 开了一所小小店房, 不过是避闲而已。曾记得那年去往河南上蔡县办事, 住在杨素贞她父的家中, 杨素贞那是间才这长这大, 拜在我的名下, 以为义女。数载一来, 书不来, 信不去, 杨素贞她父已死。她长大成人, 许配姚廷梅为妻, 她的亲夫被人害死, 来到信阳州, 越衙告状。常言道: 是亲者不能不顾, 不是亲者不能相顾。她是我的干女儿, 我是她的干父; 干女儿不住在干父家中, 难道说, 教她住在庵堂寺院!

顾读 (白) 嘿! 你好一张利口!

宋士杰 (白) 句句实言。

顾读 (白) 杨素贞讨保!

宋士杰 (白) 小人愿保。

顾读 (白) 啊! 你为何保她?

宋士杰 (白) 干父不保干女儿, 他们哪一个敢保?

顾读 (白) 我原要你保。

宋士杰 (白) 我保保何妨!

顾读 (白) 下去!

宋士杰 (白) 走!

顾读 (白) 下去!

宋士杰 (白) 走哇! 走走走!
(宋士杰、杨素贞同下堂。)

杨素贞 (白) 干父, 你这两句言语, 回答得好哇!
(宋士杰笑。)

宋士杰 (白) 嘿! 这两句言语回答不上, 怎么称得起……
(宋士杰两边看。)

宋士杰 (白) 包揽词讼的老先生。回得家去, 教你那干妈妈, 做些个面食馍馍, 你我父女, 吃得饱饱的, 打这场热闹官司。走哇, 走哇, 哎——
(宋士杰拉杨素贞。)

宋士杰 (白) 走哇!
(宋士杰、杨素贞同下。)

顾读 (白) 丁旦, 拿我公文, 去到上蔡县, 捉拿姚、杨二家听审, 不准卖放。退堂!
(四衙役、顾读同下。)

丁旦 (白) 捉拿姚、杨二家，这件苦差事，又在我的身上！这正是：“官差不自由”！哎，只好走走。

(宋士杰上。)

宋士杰 (白) 丁旦！

丁旦 (白) 哦，宋家伯伯。

宋士杰 (白) 娃娃，我与你打听一桩事。

丁旦 (白) 打听什么事？

宋士杰 (白) 捉拿姚、杨二家是何人前去？

丁旦 (白) 这桩苦差事，又落在我的身上！

宋士杰 (白) 你去，那好极了！苦差事？

丁旦 (白) 苦差事！

(宋士杰取银。)

宋士杰 (白) 喏，我这里有一茶之敬，带在身旁，买杯茶吃吧。

(丁旦欲拿又止。)

丁旦 (白) 宋伯伯的银子，我不敢拿。

宋士杰 (白) 莫非嫌轻了？

丁旦 (白) 如此说来，我只好愧领了！

宋士杰 (白) 好，回来与你接风。再会再会。

丁旦 (白) 多谢多谢，再会再会。

(丁旦犹豫地再回来听。)

宋士杰 (白) 好，好！好丁旦，好丁旦！这个娃娃吃红了眼了，连我宋士杰的银子他也敢要！好，姚、杨二家不少一名还则罢了；短少一名，管教这个娃娃挨四十个板子，不能挨三十九。

(丁旦还银。)

丁旦 (白) 原银未动。

(宋士杰笑。)

宋士杰 (白) 娃娃，你的胆子不小啊。

丁旦 (白) 我本来胆子小。

宋士杰 (白) 好，吃衙门饭，原要胆小。回来与你接风。

丁旦 (白) 不敢当。

宋士杰 (白) 再会再会！

丁旦 (白) 再会再会！

宋士杰 (白) 这银子么……回来再见吧。

(宋士杰下。)

丁旦 (白) 好厉害的宋士杰，我们遇见他就倒了运了！

(丁旦下。)

【第十六场】

(四衙役、二公差引刘题同上。)

刘题 (念) 为官须清正，王法不徇情。

(刘题坐堂。)

刘题 (白) 本县刘题。二甲进士出身，叨蒙圣恩，除授河南上蔡县正堂。今乃三、六、九放告之期。伺候了。

(丁旦上，进见。)

丁旦 (白) 贵县请了。

刘题 (白) 贵差有何公干？

丁旦 (白) 公文一角，贵县请看。

刘题 (白) 哦，原来上司命本县捉拿姚、杨二家到案。何人听差？

二公差 (同白) 小人听差。

刘题 (白) 有火签一支，前去捉拿姚、杨二家到案，不得有误。掩门。

(刘题、四衙役同下。)

二公差 (同白) 啊，上差，我们一同前去。

丁旦 (白) 如此，我们一同前去。

(二公差、丁旦同走圆场。)

二公差 (同白) 来此已是。
开门!

(杨青上。)

杨青 (念)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
(白) 什么人?

(杨青开门。)

丁旦 (白) 他是杨青?

二公差 (同白) 就是他。

丁旦 (白) 锁了。

杨青 (白) 慢来，你们作什么事?

二公差 (同白) 有火签一支，拿去看来。

(杨青接看。)

杨青 (白) 拿我，我是穷鬼，姚家是有钱的，你们跟我去拿他去。走走走。

(二公差、丁旦、杨青同走圆场。)

杨青 (白) 你们少站。
啊，姚兄，开门来!

(姚廷椿上。)

姚廷椿 (白) 是哪个?

(姚廷椿开门。)

姚廷椿 (白) 到此何事?

杨青 (白) 杨素贞在信阳州告下伸冤大状，今有差使，提拿我们来了!

姚廷椿 (白) 待我去叫老婆出来商议商议。
啊，老婆。

(田氏上。)

田氏 (白) 什么事?

姚廷椿 (白) 杨素贞把我们告下来了，今有差使提拿我们来了。

田氏 (白) 这怎么办哪?

杨青 (白) 快拿一百两银子，先送公差去，然后再想法子。

(田氏取银两封。)

田氏 (白) 银子在此!

(姚廷椿递银与杨青。杨青将银藏起一封。)

杨青 (白) 啊，二位，这里有五十两银子，拿去吃杯茶吧!

公差甲 (白) 好。

(公差甲接银。)

公差甲 (白) 伙计，有上差在此，我们先送他吧?

公差乙 (白) 对啦!

公差甲 (白) 啊，上差，这里有五十两银子，请你收下吧。

丁旦 (白) 这银子拿得的吗?

公差乙 (白) 拿得的!

丁旦 (白) 若被你们县太爷知道如何是好?

公差甲 (白) 我们县太爷好酒贪杯，百事不问，你放心拿下吧。

(丁旦接银。)

丁旦 (白) 如此我在你们前面等候你们。

(丁旦下。)

公差甲 (白) 伙计，银子交给上差啦，咱们还是没有。

公差乙 (白) 再去锁人。

二公差 (同白) 还是要锁人。

姚廷椿、
田氏 (同白) 给你们银子，怎么还要锁人?

二公差 (同白) 我们三个人, 就这五十两银子吗?
 姚廷椿 (白) 哎, 杨大舅, 我不是给你一百两吗?
 杨青 (白) 呃, 我忘了。我当是给我的哪!
 啞, 五十两拿去, 我们随后就到。

(二公差同接银, 对看。)
 二公差 (同白) 谅他们也跑不了!
 好吧, 你们随后就要来!

(二公差同下。)
 姚廷椿 (白) 哎呀, 老婆, 如今杨素贞把我们告下, 怎么好哪?
 (小二暗上。)
 田氏 (白) 听说道台大人与我兄弟田伦乃是同年弟兄。待我去求我兄弟修书一封, 前去说情, 也就是了。
 杨青 (白) 呃, 好主意!
 姚廷椿 (白) 事不宜迟, 就此去吧。
 小二 (白) 小二, 吩咐车辆走上!
 是。
 车辆走上!

(车夫上, 田氏出门, 上车。)
 田氏 (西皮摇板) 有田氏坐车中心神不定,
 回家去对兄弟怎样说明!

(田氏、小二、车夫同下。)
 杨青 (白) 我也告辞了, 回头见吧。
 姚廷椿 (白) 好, 回头见吧。
 (杨青、姚廷椿自两边分下。)

【第十七场】

(田伦上。)
 田伦 (引子) 诗书怀满腹, 文章占高魁。
 (白) 下官田伦。二甲进士出身, 叨蒙圣恩, 放我江西八府巡按, 恩赐回家祭祖, 不想又遭先父之丧, 丁忧三载; 如今孝服已满, 尚未领凭上任。闲居无事, 好不愁闷人也!
 (西皮摇板) 遭父丧暂按下丹心一片,
 看起来忠和孝不能两全。

(小童上。)
 小童 (白) 姑奶奶到。
 田伦 (白) 有请。
 (田伦出迎。)
 小童 (白) 有请姑奶奶。
 (小童下。田氏上。)
 田氏 (白) 兄弟在哪里?
 田伦 (白) 姐姐!
 田氏 (白) 兄弟!
 (田伦、田氏同进门。)
 田伦 (白) 请坐。
 田氏 (白) 有座。
 田伦 (白) 姐姐, 因何独自归家?
 田氏 (白) 兄弟哪里知道, 只因我姚家二房里廷梅的媳妇杨素贞, 不守妇道, 用药酒害死了自己的丈夫, 反而诬赖你的姐丈和姐姐我。如今杨素贞在信阳州将我们告下来了, 望你修书一封, 前去说情才是。
 田伦 (白) 啊, 人命官司, 岂能听姐姐一面之词。要我修书, 是万万不能!
 田氏 (白) 你写是不写?
 田伦 (白) 不写。

(田伦下。)

田氏 (白) 呀!
(西皮摇板) 你口口声声不答应,
全然不念骨肉情。
急忙我把老母请,

(二丫鬟引田母同上。)

田母 (唱) 姣儿为何两泪淋?
田氏 (白) 母亲在上, 女儿有礼。
田母 (白) 罢了, 坐下。
田氏 (白) 告坐。
田母 (白) 不在家中侍奉婆婆, 回家做甚?
田氏 (白) 母亲有所不知, 只因杨素贞在信阳州将女儿告下来了, 是女儿回家, 教兄弟修书一封, 前去说情, 他不肯写。
田母 (白) 你这贱人! 在家之时, 为娘怎样嘱咐于你, 到婆婆家要做一贤德媳妇; 如今你干出这样无耻之事, 为娘也不管你的闲事。
田氏 (白) 好哇, 若是打了上风官司回来, 还则罢了, 若是打了下风官司, 我在公堂之上, 就说田伦乃是我的兄弟, 我是他的姐姐。你们看看, 丢脸不丢脸! 不管不是? 我走啦!

(田氏故意起立。)

田母 (白) 哎, 为娘管你这一次, 你以后须要改过!
田氏 (白) 妈呀, 从今以后, 儿改过自新, 听您的话就是。
田母 (白) 来, 请少老爷。
二丫鬟 (同白) 有请少老爷。

(田伦上。)

田伦 (白) 孩儿拜见母亲。
田母 (白) 罢了, 坐下。
田伦 (白) 告坐。
田母 (白) 儿啊, 你姐姐被人告下, 我儿必须写封书信, 与她打点打点!
田伦 (白) 母亲有所不知, 当初我弟兄四人, 得中二甲进士, 可恨严嵩奸贼专权, 不放我四人帘外为官, 多亏海老恩师保举, 才放我等出京。是我兄弟四人, 在双塔寺对天盟誓, 不许密札求情, 官吏过简, 匿案准情, 贪赃枉法; 如有此情, 准备棺木一口, 仰面还乡。今要孩儿修书, 是万万不能。

(田氏起立。)

田氏 (白) 呀, 兄弟不肯, 母亲呀, 就下他一跪。
田母 (白) 使不得!
田氏 (白) 使得的。

(田氏推田母同跪。)

田伦 (白) 哎呀, 折煞孩儿了!
(田伦扶起田母, 田氏立起。)

田伦 (白) 孩儿书信肯写, 要三百两银子押书。
田氏 (白) 母亲与孩儿垫上。
田伦 (白) 母亲请至后面。
田母 (白) 女儿, 随为娘来呀!

(二丫鬟、田氏、田母同下, 家院暗上。)

田伦 (白) 家院, 打扫书房!
家院 (白) 是。

(【小开门】。家院、田伦同走圆场。田伦进门, 坐。)

田伦 (白) 待我修书。

(田伦修书。)

田伦 (西皮导板) 上写田伦顿首拜:
(西皮原板) 拜上了信阳州顾大人。
双塔寺内分别后,
倒有几载未相逢。

(西皮流水板) 姚家庄有个杨氏女,
她本姚家不贤人。
药酒害死亲夫主,
反赖我姐丈姚廷椿。
三百两银子押书信,
还望年兄念弟情。
上风官司归故里,
登门叩谢顾年兄。

(白) 家书安康。
传下书人。
下书人走上。

家院 (白)

(二公差同上。)

二公差 (同白) 小人叩头。

田伦 (白) 有书信一封, 去往信阳州顾大人那里投递, 还有三百两银子押书。

二公差 (同白) 领命。
(二公差同接书, 包在银包中, 同下。)

田伦 (念) 如今做下亏心事, 只恐王法不能容!
(白) 唉!

(田伦、家院同下。)

【第十八场】

(二公差同上。)

公差甲 (白) 伙计, 我们来到信阳州下书, 天也晚了, 城也关了, 我们找个小店住一夜, 明天再进城吧!

公差乙 (白) 很好。哎, 这不是一座店房吗!

公差甲 (白) 店家!

(宋士杰上。)

宋士杰 (念) 孟尝君子店, 千里客来投。
(白) 二位公差莫非住店吗?

公差甲 (白) 我们要住店。可有上房?

宋士杰 (白) 请至里面。
(宋士杰、二公差同进大门, 同进房门。)

宋士杰 (白) 二位公差, 用些什么?

公差甲 (白) 明灯一盏, 暖酒一壶。

宋士杰 (白) 知道了。
(宋士杰取灯、酒。)

宋士杰 (白) 二位公差, 明灯、暖酒到。

公差甲 (白) 放下。

宋士杰 (白) 还用些什么?

公差甲 (白) 不用什么啦。各讨方便吧。

宋士杰 (白) 哦, 小心火烛。
(宋士杰出房门, 关大门。)

二公差 (同白) 我们把门关上。
(二公差同关门, 同坐。)

二公差 (同白) 喝酒。

宋士杰 (白) 哎呀且住! 看这二人, 来得尴尬, 听他们讲些什么。
(宋士杰窃听。)

公差甲 (白) 伙计, 你看田、顾、刘三位大人, 谁忠谁奸?

公差乙 (白) 伙计, 管他谁忠谁奸, 我们喝酒吧! 这个念头, 就是: 酒酒酒, 终日有。有钱的在天堂, 无钱的下地狱。

公差甲 (白) 对, 喝酒, 睡觉。
(公差甲将银包放在桌子中央, 吹灯, 二公差同睡。)

宋士杰 (白) 听他们言道：田顾刘……这“田顾刘”是什么人？
(宋士杰忽想起。)

宋士杰 (白) 哦！上蔡县刘题，信阳道顾读，这田……田……哦是了！未曾上任的江西巡按田伦，莫非是他不成？他们又言道：“酒酒酒，终日有，有钱的在天堂，无钱的下地狱。”口角带字，其中必有缘故。
(宋士杰想。)

宋士杰 (白) 哎呀！他们进店的时节，见他手中，有一包裹，十分沉重，其中必有要紧之物。也罢，我不免等到他们睡着，将门……唉！为我干女儿之事，我也好做一个准备啊。
(宋士杰走近门。)

宋士杰 (白) 待我听他们睡着了没有！
(【更鼓声】。宋士杰窃听。)

宋士杰 (白) 他们倒也睡熟了，待我行事便了！
(【小开门】。宋士杰取水浇门，以簪拨门，入内，取包袱出，置矮桌上，打开银包，见银、信，惊，拆信看。)

宋士杰 (西皮导板) 上写田伦顿首拜——
(万氏持火捻上，惊宋士杰，宋士杰急吹灯，见是万氏，放心，点烛。)

万氏 (白) 老头子——
(宋士杰示意万氏低声。)

万氏 (白) 半夜三更，你在这里干什么？
宋士杰 (白) 里面有客人。
(宋士杰示书。)

宋士杰 (白) 我替干女儿办公事！
万氏 (白) 对啊，她们母子是孤儿寡母，我们老两口子不照顾她有谁照顾她！老头子，你自己也要紧，快点办完啦，也早点儿睡吧。我去啦。
(万氏下。)

宋士杰 (白) 我的妈妈是个好人哪！
(西皮原板) 拜上了信阳州顾大人。
双塔寺内分别后，
倒有几载未相逢。
姚家庄有个杨氏女，
(西皮流水板) 她本姚家不贤人。
药酒害死亲夫主，
反赖我姐丈姚廷椿。
三百两银子押书信，
还望年兄念弟情。
上风官司归故里，
登门叩谢顾年兄。
(宋士杰掷信。)

宋士杰 (白) 呵呵！原来是田伦与顾读密札求情。若是顾读贪赃卖法，我干女儿的官司岂不是输了！
(宋士杰想。)

宋士杰 (白) 有了，我不免将书信上的言词，誊写在衣襟之上。那顾读按公而断，倒也罢了；他若贪赃卖法，我这领衣襟就是他大大的对头！唔，誊写下来。
(【小开门】。宋士杰溶墨，整笔，取水，喷衣，看书，默记，录写，吹干衣上墨迹，封信，将书放入银包送回，带门拨回门，疲倦走下。天明。)

二公差 (同白) 好睡，好睡！天不早了！
(二公差同开房门。)

二公差 (同白) 店家，店家！
(宋士杰上。)

宋士杰 (白) 来了。
二位公差起床甚早。

公差甲 (白) 你早你早。店钱放在此地。

宋士杰 (白) 多谢。

公差甲 (白) 店家，我跟你借一件东西。

宋士杰 (白) 什么东西？

公差甲 (白) 我要跟你借一个酒坛子。

宋士杰 (白) 有有有，请少等。

(宋士杰开大门，取酒坛。)

宋士杰 (白) 二公，可使得吗？

公差甲 (白) 很好，很好。

(公差甲打开银包，装银入坛，将书放在怀中。)

公差甲 (白) 店家，我再跟你打听点事。

宋士杰 (白) 什么事？

公差甲 (白) 往道台衙门，由哪里去？

宋士杰 (白) 进得城去，逢人一问就知道了。

二公差 (同白) 好好好。

(二公差同出门。)

公差甲 (白) 哎，店家店家，我再跟你打听一个人。

宋士杰 (白) 哪一个？

公差甲 (白) 有一个宋士杰，你可认识？

宋士杰 (白) 哦，小老儿便是。

公差甲 (白) 哎呀！你就是宋老伯伯？

宋士杰 (白) 不敢不敢！

公差甲 (白) 我们回来还要跟你领教领教。

宋士杰 (白) 不敢，回来多住几天。

公差甲 (白) 我们还住在此地。

宋士杰 (白) 玩耍玩耍。

二公差 (同白) 再会再会。

(二公差同下。)

宋士杰 (白) 再会再会。

哈哈，这两个娃娃年纪轻，不会办事。这样不谨慎，倘若老汉在书信上面，三百两银子的三字，与他加上两道，改成了五字，这两个娃娃就交不了差啊！

(宋士杰笑下。)

【第十九场】

(顾读上。)

顾读 (念) 大堂悬明镜，方知法度尊。

(师爷持信捧坛上。)

师爷 (白) 上蔡县田大人有书信到来，大人请看。

(顾读接信。)

顾读 (白) 原来田年兄的书信。待我看来。

(顾读看信。)

顾读 (白) 哦呵呀！杨素贞状子上所告姚廷椿，乃是田年兄的姐夫，既有书信前来与他夫妻求情，看在年兄年弟的份上，倒要替他担待担待。

师爷 (白) 启大人：还有酒坛子一个，里面装的可不是酒。

顾读 (白) 哦，不是美酒？

师爷 (白) 对了，不是美酒，想必是押书银子。

顾读 (白) 嗯！书信在此，师爷请看！

(师爷接信看。)

师爷 (白) 哦！原来如此。大人，您与田大人既是同年弟兄，这个人情您总该准下了吧？

顾读 (白) 这个……这三百两押书银子？

师爷 (白) 大人准了这个人情，您帮他的忙就不小啦，自然是收下的好。

顾读 (白) 收下？

师爷 (白) 收下。

顾读 (白) 那姚、杨二家?
 师爷 (白) 来一个从轻发落。
 顾读 (白) 杨素贞呢?
 师爷 (白) 少不得断她一个私通奸夫, 谋害亲夫的罪名。
 顾读 (白) 如此说来, 使得的?
 师爷 (白) 使得的, 使得的。
 来呀!
 (院子上。)
 师爷 (白) 吩咐来人: 修书不及, 照书行事!
 (院子应下。)
 师爷 (白) 大人, 这银子我替您收起来。
 (师爷搭坛。)
 师爷 (白) 嗨! 好沉的坛子!
 (师爷蹒跚而下。)
 顾读 (白) 哎, 我若不准此情, 又恐伤了同年弟兄的和气; 若是准了此情, 少不得就要徇情卖放……哎呀且住! 想当初出京时节, 毛年兄也曾相召我等在双塔寺盟下誓愿, 不许贪赃卖法、官吏过简; 若有此事, 棺木一口, 仰面还乡。如今毛朋实授八府巡按, 来到下五府一代巡查, 我看此事须要提防一二……
 (丁旦上。)
 丁旦 (白) 人犯带到。
 顾读 (白) 升堂!
 (顾读升堂入座。)
 顾读 (白) 带人犯。
 (姚廷椿、田氏、杨青同上。宋士杰、杨素贞同随上。)
 姚廷椿、
 田氏、
 杨青 (同白) 与大人叩头。
 (丁旦点名。)
 丁旦 (白) 姚廷椿。
 姚廷椿 (白) 有。
 丁旦 (白) 田氏。
 田氏 (白) 有。
 丁旦 (白) 杨青。
 杨青 (白) 有。
 顾读 (白) 哪一个叫杨青?
 杨青 (白) 犯生杨青。
 顾读 (白) 口称犯生, 莫非在庠?
 杨青 (白) 生员乃是龔门秀才。
 顾读 (白) 既是龔门秀才, 定知礼仪, 为何卖你的胞妹?
 杨青 (白) 是她自愿自卖自身。
 顾读 (白) 是何人主婚?
 杨青 (白) 是她婆婆主婚, 与犯无干。
 顾读 (白) 何人代笔?
 杨青 (白) 是犯生代笔。
 顾读 (白) 身价银子多少? 是何人得的彩礼?
 杨青 (白) 犯生得了身价银子三十两。这几两遮羞银子, 还了酒账啦!
 顾读 (白) 嘿! 卖屋又卖基, 一树能剥几层皮! 孔夫子门前哪有你这样的狂生! 低头!
 姚廷椿, 你为何害你的胞弟?
 姚廷椿 (白) 害人不害人, 我不知道; 问我的老婆子。
 顾读 (白) 原来是个缩头的男子。
 姚廷椿 (白) 缩头倒不缩头, 我就是怕她。
 顾读 (白) 低头!
 田氏, 你为何害你的二叔? 从实招来!

田氏 (白) 启禀大人：杨素贞私通奸夫，谋害亲夫，小妇人是安分守己的好人。

顾读 (白) 嘿……本道早知道你是个好人的。下堂讨保。

田氏、姚廷椿、杨青 (同白) 谢大人！
(杨青、姚廷椿同下、田氏见杨素贞。)

田氏 (白) 杨素贞，你今天打官司，明天打官司，打道太太手心里来啦！嘿，又打官司啦！
(田氏下。宋士杰、杨素贞相视，同失望。)

顾读 (白) 来，带杨素贞！

丁旦 (白) 杨素贞上堂！

宋士杰 (白) 儿啊，大胆向前。

顾读 (白) 小妇人与大人叩头。

顾读 (白) 杨素贞，你为何告下谎状？

杨素贞 (白) 怎见得小妇人告下谎状？

顾读 (白) 你私通奸夫，害死亲夫，还不从实招来！

杨素贞 (白) 哎呀大人哪！小妇人私通奸夫，害死亲夫，不去逃命，反来越衙告状，前来送死不成！

顾读 (白) 哼！不动大刑，谅你不招。
来，拶起来！

(四衙役同上刑。)

顾读 (白) 有招无招？

杨素贞 (白) 小妇人冤枉！

顾读 (白) 收！

杨素贞 (哭) 喂呀！
(西皮散板) 公堂之上受拶刑，
十指尖尖痛连心！
受刑不过来招认，
(哭头) 喂呀！夫呀！
(西皮散板) 血海冤仇报不成！

顾读 (白) 有招无招？

杨素贞 (白) 有招了。

顾读 (白) 松刑！教她画供上来！
(丁旦取招文与杨素贞画供。)

顾读 (白) 传禁婆！

丁旦 (白) 禁婆上堂。
(禁婆上。)

禁婆 (白) 禁婆叩见大人。

顾读 (白) 将杨素贞上了刑具带去收监。

禁婆 (白) 是。
(禁婆与杨素贞上刑，禁婆、杨素贞同出门，宋士杰迎前。)

杨素贞 (白) 哎呀，干父啊！女儿受刑不过，只得招认了……

宋士杰 (白) 干女儿，你暂受一时之苦，我定要与你鸣冤。去吧。
(禁婆带杨素贞同下。宋士杰喊。)

宋士杰 (白) 冤枉！

顾读 (白) 堂口何人喊冤？
(丁旦看。)

丁旦 (白) 启禀大人：宋士杰。

顾读 (白) 宋士杰？嘿嘿！只怕此事瞒不过他。
来，传宋士杰。

丁旦 (白) 宋家伯伯，大人传你！
(丁旦下。)

宋士杰 (白) 来了！报，宋士杰告进。
(宋士杰进门，摘帽。)

宋士杰 (白) 宋士杰与大人叩头。
顾读 (白) 宋士杰，你为何堂口喊冤？
宋士杰 (白) 大人办事不公！
顾读 (白) 本道哪些儿不公？
宋士杰 (白) 原告收监，被告讨保，哪些儿公道？
顾读 (白) 杨素贞告的是谎状。
宋士杰 (白) 怎见得是谎状？
顾读 (白) 她私通奸夫，害死亲夫，岂不是谎状？
宋士杰 (白) 奸夫是谁？
顾读 (白) 杨春。
宋士杰 (白) 哪里人氏？
顾读 (白) 南京水西门。
宋士杰 (白) 杨素贞？
顾读 (白) 河南上蔡县。
宋士杰 (白) 千里路程，怎样通奸？
顾读 (白) 呃！她是先奸后娶！
宋士杰 (白) 既然如此，她不去逃命，到你这里来送死来了！
顾读 (白) 这个……宋士杰，听你之言，莫非你受了贿了？
宋士杰 (白) 受贿？
顾读 (白) 受贿。
宋士杰 (白) 受贿。受贿不多……
顾读 (白) 多少？
宋士杰 (白) 三百两！
顾读 (白) 啊！来，扯下去打！
宋士杰 (白) 且慢，你打我不得。
顾读 (白) 本道怎么打你不得？
宋士杰 (白) 我身无过犯。
顾读 (白) 打了你，自然有你的过犯！
宋士杰 (白) 打我什么过犯？
顾读 (白) 我打你这个……
宋士杰 (白) 大人？
顾读 (白) 这……
宋士杰 (白) 大人？
顾读 (白) 哎，我打你一个欺官傲上！
宋士杰 (白) 嘿嘿！我今天不挨你几个板子，你也不好意思退堂。来来来，打呀！

(宋士杰伏地，四衙役同打宋士杰。)

宋士杰 (白) 谢大人的责。
顾读 (白) 宋士杰，我打得你可公？
宋士杰 (白) 不公。
顾读 (白) 打得你可是？
宋士杰 (白) 不是。
顾读 (白) 不公也要公，不是也要是；从今以后，你要少来见我！
宋士杰 (白) 见见何妨？
顾读 (白) 再若见我，定要你的老命！
宋士杰 (白) 不定谁要谁的命！
顾读 (白) 下去！
宋士杰 (白) 走。
顾读 (白) 轰了下去！
宋士杰 (白) 走哇！

(宋士杰拿帽子，下堂。)

宋士杰 (西皮散板) 公堂打我四十板，
一状要告他三个官！

(宋士杰下。丁旦上。)

丁旦 (白) 启禀大人：按院大人在此下马！
 顾读 (白) 外厢顺轿，迎接按院大人去者！
 (【牌子】。众人同下。)

【第二十场】

(四兵士引黄大顺同上。)
 黄大顺 (白) 某，黄大顺。按院大人在此下马。
 左右，前去迎接！
 四兵士 (同白) 哦！
 (四兵士、黄大顺同出城。门子引毛朋同上。)
 黄大顺 (白) 呔！你是何人？
 (黄大顺发见毛朋。)
 黄大顺 (白) 哦，大人！
 (四兵士、黄大顺、门子、毛朋同进城，同挖门，毛朋下，更换官服上。)
 毛朋 (白) 黄大顺听令：拿我令箭去往上蔡县提姚、杨二家，前来听审，不得有误。
 (黄大顺接令箭。)
 黄大顺 (白) 得令！
 (黄大顺下。四兵士、门子、毛朋同下。)

【第二十场】

(杨春上。)
 杨春 (念) 事不关心，关心则乱！
 (白) 俺，杨春。自从与义妹杨素贞失散，包袱又被骗去，寻得店房，染了一场大病。如今幸得痊愈，但不知我那义妹今在何处。闻听按院大人在此下马，我不免寻找义妹一同前去告状，就此前往。
 (杨春下。)

【第二十一场】

(宋士杰上。)
 宋士杰 (念) 可恨信阳道，贪赃又放刁。打我四十板，
 (白) 呔！
 (念) 恶气何日消！
 (白) 闻听按院大人在此下马，我写了一张状子，预备去告他一状，我不免前去打探打探。
 (【水底鱼】。杨春上，碰倒宋士杰。)
 宋士杰 (白) 娃娃，娃娃，回来，回来！
 (杨春回身。)
 杨春 (白) 叫我做什么？
 宋士杰 (白) 娃娃，常言说得好：低头走路，抬头看人；你将老汉，偌大年纪，撞在尘埃，一言不发，扬长就走，你……这是个什么道理？
 杨春 (白) 哈哈，分明你撞了我，怎说是我撞了你！我杨春有事在身；如若不然，我定不与你甘休！
 宋士杰 (白) 哈哈！这个娃娃不讲道理！
 (宋士杰突然想起。)
 宋士杰 (白) 他叫……杨春……
 呃，娃娃回来！
 杨春 (白) 你又叫我回来做什么？
 宋士杰 (白) 娃娃，你方才言道，你叫什么？
 杨春 (白) 我叫杨春。便怎么样？
 宋士杰 (白) 杨春哪？不是外人了，你是我的干儿子。

杨春 (白) 我是你的干老子!

宋士杰 (白) 你这是怎么样讲话?

杨春 (白) 你这是怎么样讲话?

宋士杰 (白) 娃娃, 有一个杨素贞, 你可认识?

杨春 (白) 她是我的干妹子, 怎么不认识?

宋士杰 (白) 好, 是你的干妹子, 是我的干女儿, 你岂不是干儿子?

杨春 (白) 哈哈, 好哇! 我花了三十两银子, 买出一个干老子来了! 好, 义父请上, 杨春有礼。

宋士杰 (白) 罢了。娃娃, 你慌里慌张, 往哪里去?

杨春 (白) 我前去替我干妹子告状。

宋士杰 (白) 你告哪一家?

杨春 (白) 自然是告姚、杨二家。

宋士杰 (白) 如今不告姚、杨二家。

杨春 (白) 要告哪一个?

宋士杰 (白) 要告田、顾、刘。

杨春 (白) 告他们没有过犯。

宋士杰 (白) 告他们自然有过犯!

杨春 (白) 告他们什么过犯?

宋士杰 (白) 田伦密札求情, 官吏过简; 顾读贪赃卖法, 匿案准情; 刘题好酒贪杯, 不理民词。告得有理吧?

杨春 (白) 呃, 有理。

宋士杰 (白) 有理, 我们就告得准。

(【导锣声】。)

宋士杰 (白) 哪里鸣锣开道? 前去打探。

杨春 (白) 我去打探。

(杨春下。宋士杰突然想起。)

宋士杰 (白) 哎呀! 按院大人有告条在外, 有人拦轿喊冤, 四十大板。我实实挨不起了!

(宋士杰想起。)

宋士杰 (白) 有了, 我看杨春这个娃娃, 倒也精壮得很; 我把这四十板子, 照顾了这个娃娃吧!

(杨春上。)

杨春 (白) 干父, 鸣锣开道, 乃是按院大人由此经过。

宋士杰 (白) 好!

(宋士杰取状。)

宋士杰 (白) 前去告状。

杨春 (白) 告状啊, 我去。拿过来!

(杨春拿状下。)

宋士杰 (白) 哈哈! 到底是年纪轻, 一把手状子抢了就走。嘿嘿! 此番拦轿喊冤, 定然是四十大板, 这就是认干父的见面礼啊。

(宋士杰下。)

【第二十三场】

(【牌子】。四兵士、四刀斧手、门子、毛朋同上。杨春自下场门上。)

杨春 (白) 冤枉!

毛朋 (白) 嗯……拦轿喊冤, 定是刁民, 扯下去打!

杨春 (白) 异乡人好命苦!

毛朋 (白) 唔……念他是异乡人, 免去四十板。

杨春 (白) 你可有状?

毛朋 (白) 有状呈上。

毛朋 (白) 呈上来!

(门子接状交毛朋, 毛朋看状。)

毛朋 (白) 你叫什么名字?

杨春 (白) 小人名叫杨春。
 毛朋 (白) 你为何告此刁状?
 杨春 (白) 怎见得小人告了刁状?
 毛朋 (白) 这状子上面写的宋士杰, 你叫杨春, 岂不是刁状?
 杨春 (白) 启禀大人: 宋士杰乃是小人的义父, 只因为年纪大了, 挨挤不上, 故命小人前来。
 毛朋 (白) 好, 三日后命宋士杰察院听审。
 杨春 (白) 谢大人!
 (杨春下。)
 毛朋 (白) 开道!
 (众人同下。)

【第二十四场】

(宋士杰上。)
 宋士杰 (白) 啊, 这娃娃怎么还不回来, 待我迎上前去。
 (杨春上。)
 杨春 (白) 干父!
 宋士杰 (白) 娃娃, 你回来了?
 杨春 (白) 我回来了。
 宋士杰 (白) 状子可曾递上?
 杨春 (白) 递上了。
 宋士杰 (白) 哦, 递上了!
 (宋士杰突然想起。)
 宋士杰 (白) 递上了?
 杨春 (白) 递上了。
 宋士杰 (白) 递上了?
 杨春 (白) 递上了啊!
 宋士杰 (白) 走过去!
 杨春 (白) 哦, 走过去。
 宋士杰 (白) 走回去。
 杨春 (白) 好, 走回去。
 宋士杰 (白) 唉! 娃娃, 你没有递上。
 杨春 (白) 怎见得没有递上?
 宋士杰 (白) 哈哈! 娃娃, 我实对你讲了吧: 按院大人有告示在外, 有人拦轿喊冤, 打四十大板。你这两腿好好的, 状子没有递上吧?
 杨春 (白) 哈哈! 幸亏遇见你一个干老子, 再有两个, 我两条腿都要打烂了!
 宋士杰 (白) 你是怎样回答的呢?
 杨春 (白) 是我前去拦轿喊冤, 按院大人吩咐扯下去打……
 宋士杰 (白) 要打了哇!
 杨春 (白) 是我言道: “异乡人好命苦!” 按院大人念在“异乡”二字, 免去四十大板。
 宋士杰 (白) “异乡”二字回答得好!
 杨春 (白) 大人问道: “你可有状?”
 宋士杰 (白) 有状。
 杨春 (白) 我言道: “有状。”大人吩咐呈状!
 宋士杰 (白) 你呈上去。
 杨春 (白) 大人看了状子, 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宋士杰 (白) 杨春哪。
 杨春 (白) 我言道: “我叫杨春。”大人问道: “你为何告此刁状?”
 (宋士杰犹疑。)
 宋士杰 (白) 怎见得?
 杨春 (白) 按院大人言道: “状子上面写的宋士杰, 你叫杨春, 岂不是刁状?”
 宋士杰 (白) 哎呀! 这是我是失于检点, 这……

杨春 (白) 义父，不要着急，我又回答得好！
 宋士杰 (白) 唔！
 杨春 (白) 是我言道：“宋士杰是我的干父，年纪大了，挨挤不上，故命小人代替告状。”
 大人准了状子，我大摇大摆就回来了！

(杨春得意状。)

宋士杰 (白) 哈哈！你这个娃娃会说话！
 杨春 (白) 我本来会说话。
 宋士杰 (白) 好，按院大人怎样传话下来？
 杨春 (白) 按院大人传话下来，命干父三日后察院听审。
 宋士杰 (白) 我们的官司，是输了还是赢了？
 杨春 (白) 我看一定是赢了。
 宋士杰 (白) 唉，管他是输，管他是赢！回得家去，吃得饱饱的，打这场热闹官司。杨春，接包袱！

(杨春接包袱。)

宋士杰 (白) 走！
 (宋士杰、杨春同下。)

【第二十五场】

(【牌子】。四兵士、四刀斧手、门子、毛朋同上。四衙役、顾读、田伦、刘题自下场门同迎上。)

田伦、
 顾读、
 刘题 (同白) 迎接大人。
 门子 (白) 各处官员迎接大人。
 毛朋 (白) 察院伺候。
 (众人同下。四兵士、四刀斧手、门子、毛朋、四衙役、顾读、田伦同上，毛朋、田伦、顾读同坐。)

毛朋 (白) 二位年兄，为何不见上蔡县刘年兄？
 田伦、
 顾读 (同白) 他官卑职小，不敢进见。
 毛朋 (白) 年兄年弟，何论官大官小！
 来，有请上蔡县刘老爷。
 门子 (白) 大人有命，有请上蔡县刘老爷。
 刘题 (白) 上蔡县刘题告进。
 上蔡县刘题参见大人。
 毛朋 (白) 来，与刘老爷看座。
 刘题 (白) 小官不敢。
 毛朋 (白) 年兄年弟，请坐叙话。
 刘题 (白) 谢座。
 毛朋 (白) 刘年兄，上蔡县民情如何？
 刘题 (白) 官清民顺。
 毛朋 (白) 既然官清民顺，为何有人越衙告状？
 刘题 (白) 这……有道是“吏不举，官不究”。
 毛朋 (冷笑) 嘿嘿嘿！
 (白) 讲什么“吏不举，官不究”。分明你好酒贪杯，不理民词。制度留下，回衙听参！
 刘题 (白) 谢大人。
 (刘题出门。)

刘题 (白) 唉！回家抱娃娃去了。唉，官星不旺！
 (刘题下。)

毛朋 (白) 啊，二位年兄，我有一事不明，要在二位台前领教。
 田伦、
 顾读 (同白) 大人请讲，怎说领教！
 毛朋 (白) 啊，田年兄，一路而来，查得有一家官长，密札求情，官吏过简。该问何罪？

田伦 (白) 这……论律当斩。
毛朋 (白) 哦，论律当斩。领教了。
啊，顾年兄，有一家官长，贪赃卖法，匿案准情，该论何罪？

顾读 (白) 呃，这……论律当斩。
毛朋 (白) 领教了。啊，二位年兄，有人将你二人告下来了。

田伦、
顾读 (同白) 这……有告必有证。
毛朋 (白) 自然有证。
来，带宋士杰！

门子 (白) 传宋士杰。
(宋士杰上。)

宋士杰 (白) 来了。
(顾读出座。)

顾读 (白) 宋士杰！
宋士杰 (白) 哦，大人！
顾读 (白) 你来了？
宋士杰 (白) 按院大人传我，我不敢不来。
顾读 (白) 此番去见大人，当讲则讲，不当讲，不要胡言乱语！
宋士杰 (白) 是，当讲自然要讲，不当讲，呵呵，也要讲他几句！
顾读 (白) 我看你讲些什么？
宋士杰 (白) 我自然有讲的！
顾读 (白) 进来！
宋士杰 (白) 不要这样的虎威。这是按院的行辕，不是你道台衙门了。
草民宋士杰与大人叩头。

毛朋 (白) 宋士杰，你告了两员封疆大臣、一个县令，当着二位大人在此，将状子上的情由一一讲来，若有一字差错，定要你的老命！讲！

宋士杰 (白) 大人容禀：草民宋士杰，在西门以外，开了一所店房，那日来了两位公差，言道：“酒酒酒，终日有。有钱的在天堂，无钱的下地狱。”见他们口角带字，夜晚将……

毛朋 (白) 为何不讲？
宋士杰 (白) 草民有剁手之罪！

田伦、
顾读 (同白) 剁他的双手！
毛朋 (白) 且慢！免去此刑。往下讲来！
宋士杰 (白) 谢大人！将门拨开，取出纹银三百两，书信一封，将那书信……
毛朋 (白) 为何不讲？
宋士杰 (白) 有挖目之罪！

田伦、
顾读 (同白) 挖他的双目！
毛朋 (白) 且慢！一概免去。往下讲！
宋士杰 (白) 咋！小人拆开一观，原来田大人与顾大人密札求情。小人见此事重大，因此一字套一字，一笔套一笔，誊写在衣襟之上。大人不信——
(宋士杰扬衣。)

宋士杰 (白) 请看！
毛朋 (白) 打……打、打座来。
(毛朋斜坐，念。)

毛朋 (白) 上写：“田伦顿首拜，拜上了信阳州顾大人。双塔寺内分别后，倒有几载未相逢。姚家庄有个杨氏女，她本姚家不贤人，药酒害死亲夫主，反赖我姐丈姚廷椿。三百两银子押书信……”
撤座！

(田伦、顾读同起立。)

毛朋 (白) “还望年兄念弟情。上风官司归故里，登门叩谢顾年兄。家书安康。”家书安康。

宋士杰 (白) 大人详情!
(毛朋怒视田伦、顾读。)

毛朋 (白) 来, 将宋士杰衣襟入库。
(门子收衣。)

毛朋 (白) 宋士杰, 下堂伺候!

宋士杰 (白) 谢大人。

顾读 (白) 宋士杰, 回来。
(顾读低声。)

顾读 (白) 宋士杰, 你好厉害的衣襟!

宋士杰 (白) 大人, 你好厉害的板子!

顾读 (白) 嘿, 回得衙去, 我定要你的老命哪!

宋士杰 (白) 哈哈! 你还回得去吗?
(宋士杰下。)

毛朋 (白) 二位年兄, 宋士杰和衣襟, 就是你二人的对证了!
(顾读招田伦。)

顾读 (白) 年兄, 你不应当与我那封书信!

田伦 (白) 你不该收我那三百两银子!

顾读 (白) 唉!

田伦 (白) 我也是母命难违; 有道是:
(念) 父母恩情重.....

毛朋 (念) 朝廷法度严!

顾读 (念) 不听恩师语.....

毛朋 (念) 王法大如天!
(白) 二位年兄, 你我进京赴试, 得中进士, 只因不拜严嵩为师, 可恨奸贼专权, 不放我等为官。多蒙海瑞老师, 苦苦保奏, 才放我等帘外为官。我们出京之时, 在双塔寺盟下誓愿, 不许贪赃卖法, 官吏过简; 若有此事, 棺木一口, 仰面还乡。小弟不才, 实授八府巡按, 查得上三府, 官是清官, 民是顺民; 查得下五府, 官是赃官, 民是刁民。查来查去, 这赃官二字却应在我们年兄年弟的身上, 叫小弟哪里去寻, 哪里去访!

田伦、
顾读 (同白) 求大人谅情一二!

毛朋 (白) 说什么谅情一二! 圣上恩赐上方宝剑, 一同拜过。
(【牌子】。毛朋、田伦、顾读同拜。)

毛朋 (白) 小弟得罪了。升堂!
(毛朋入大坐。)

毛朋 (白) 哇! 胆大田伦、顾读, 贪赃卖法, 密札求情。
来, 将二人看押, 听候圣旨发落。
(四刀斧手押田伦、顾读同下。黄大顺上。)

黄大顺 (白) 启禀大人: 姚、杨二家拿到。

毛朋 (白) 将人犯带上来!

黄大顺 (白) 将人犯压上来!
(杨青、田氏、姚廷椿同上。)

姚廷椿、
田氏、
杨青 (同白) 与大人叩头。
(门子点名。)

门子 (白) 姚廷椿。

姚廷椿 (白) 有。

门子 (白) 田氏。

田氏 (白) 有。

门子 (白) 杨青。

杨青 (白) 有。

毛朋 (白) 杨青。

杨青 (白) 犯生在。
 毛朋 (白) 你口称犯生，莫非在庠？
 杨青 (白) 我是一个龔门秀才。
 毛朋 (白) 你为何卖你的胞妹？
 杨青 (白) 是她婆婆主婚，与犯生无干。
 毛朋 (白) 何人代笔？
 杨青 (白) 犯生代笔。
 毛朋 (白) 何人得的彩礼？
 杨青 (白) 犯生得了几两遮羞银子，还了酒账啦！
 毛朋 (白) 哼！卖屋又卖基，一树能剥几层皮！孔圣门前焉能出你这样无耻的庠生！来，将他衣巾剥掉，发往边外充军！

(四刀斧手押杨青同下。)

毛朋 (白) 姚廷椿，为何害死你的胞弟？从实讲来！
 姚廷椿 (白) 害人不害人我不知道，问我的老婆。
 毛朋 (白) 原来是个缩头男子。
 田氏 (白) 田氏，为何用药酒害死你的小叔？
 毛朋 (白) 启禀大人：杨素贞私通奸夫，谋害本夫。小妇人是安分守己的好人。来在察院，还不实招！
 田氏 (白) 来，大刑伺候。
 毛朋 (白) 慢着。大人，我有招就是。
 田氏 (白) 画供上来！

(田氏画供。)

毛朋 (白) 你夫妻二人理当问斩。押下去。

(四刀斧手押姚廷椿、田氏同下。)

毛朋 (白) 来，带宋士杰。
 (宋士杰上。)
 宋士杰 (白) 与大人叩头。
 毛朋 (白) 宋士杰，有道是“民不告官”，你一状告倒两员封疆大吏，一个百里县令，岂能无罪！
 宋士杰 (白) 望大人格外施恩！
 毛朋 (白) 念你年迈，发往边外充军，当堂上行。下去！

(宋士杰带刑。)

宋士杰 (白) 谢大人。
 (西皮散板) 公堂之上上了刑，
 好似鳌鱼把钩吞。
 悲切切出了都察院——

(杨春、杨素贞自两边分上。)

杨春、
 杨素贞 (同白) 干父！
 宋士杰 (西皮散板) 只见杨春与素贞。
 你家在河南上蔡县，
 你住南京水西门。
 我三人从来不相认，
 宋士杰与你们是哪门子亲！
 我为你挨了四十板，
 我为你披枷带锁边外去充军。
 可怜我年迈人离乡井，
 (哭头) 杨春，杨素贞啊！
 (西皮散板) 谁是我披麻戴孝人！
 杨春 (西皮散板) 干父不要两泪淋，
 杨素贞 (西皮散板) 孩儿言来听分明：
 杨春 (西皮散板) 倘若干父下世早，
 杨素贞 (西皮散板) 儿是披麻戴孝人。

宋士杰 (白) 唉，妄想啊妄想！
杨素贞 (西皮散板) 站在堂口来观定，
(白) 啊！
(西皮散板) 这一位大人我认得真。
(白) 啊，兄长，你看上面坐的这位大人，好像在柳林替我们写状的那位先生。
杨春 (白) 哦，待我看来。是的啊！
宋士杰 (白) 你们讲些什么？
杨春 (白) 干父，上面这位大人，好像是在柳林替我们写状的那位先生。
(宋士杰看。)
宋士杰 (白) 你们认得真？
杨春 (白) 认得真。
宋士杰 (白) 你、你、你……见得明？
杨素贞 (白) 儿见得明！
(宋士杰面有喜色。)
宋士杰 (白) 好哇！
(西皮散板) 你认得清来你见得明，
我充军的事儿就去不成哪！
二次进了都察院，
尊声青天老大人：
百姓告官是有罪，
无有状子告不成！
毛朋 (西皮散板) 本院奉命出帝京，
明察暗访为黎民。
为不平我把状子写，
王法条条不徇情。
宋士杰 (西皮散板) 大人奉命出帝京，
明察暗访为黎民。
有日大人回朝转，
你在凌烟阁上标美名，你是个大功臣。
毛朋 (西皮散板) 柳林写状为百姓，
宋士杰 (西皮散板) 宋士杰打的是抱不平。
毛朋 (西皮散板) 黎民告官当问斩。
宋士杰 (白) 大人！
(西皮散板) 你在那柳林写状，犯法你是头一名！
毛朋 (白) 哎呀！
(西皮散板) 宋士杰说话真凶狠，
问得本院似哑人！
下得位来忙松捆——
(毛朋下位与宋士杰除去刑具。)
毛朋 (西皮散板) 你是我说不倒的老先生！
(白) 宋士杰，你可有后？
宋士杰 (白) 小人乏嗣无后！
毛朋 (白) 也罢！将杨春拜在你的名下，以为义子，如何？
宋士杰 (白) 不敢。
毛朋 (白) 杨春，拜见你干父。
杨春 (白) 拜见干父。
宋士杰 (白) 少礼！
毛朋 (白) 同到姚廷梅坟前一祭，以明善恶。
宋士杰 (白) 大人天恩！
(【尾声】。众人同下。)
(完)

- (1) 泼辣语，作有本领解释。
- (2) 扎猛子：游泳时从岸上跃入水中，再由远处露出水面。
- (3) 此处的“好哇”含有双重意义：既答复他问好，又责问他“你干的好事？”
- (4) 北京土语：僵着无趣的代用词。
- (5) 旧称总督为“制台”，巡按为“抚台”，藩司为“藩台”，臬司为“臬台”——即是封疆大吏的统称。另说“八台”应作“八抬”，封疆大吏坐八人所抬的大轿，故称。
- (6) 北京土语：脚的代用词。